

中外論壇 (雙月刊)

2023.4

East West Forum

www.ewforumusa1.com

(一九九一年元旦創刊 總第一九六期)

新聞·社會·文藝·性綜合刊物

社長 發行人 劉御州

編輯 劉蘊綺

總經理 陳敏敏

資深顧問 陸維龍

地址:

China Media Services, LLC

P.O. Box 1001

650 E Palisade Ave Ste A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U.S.A

E-mail:ewforumusa@gmail.com

出版: China Media Services, Inc.

全年定價: US\$ 60.00 零售: US\$ 8.00

歐洲辦事處: De Ruyterstraat 53071

PH Rotterdam

Holland

加拿大辦事處: P.O.Box 44112

Burnay, B.C.

V5B4Y2 Canada

中國總代理 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

香港總代理 交流圖書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新界 葵涌 大連排道 172-180 號

金龍工業中心第3座24樓H3室

電話: (852) 28580645

刊號: 300B0466

ISSN 2638-6577

編者的話

今年初夏可謂「火熱」異常，中國華北地區遭遇了罕見的高溫天氣，京津冀等多地氣溫持續高達攝氏四十度，酷熱難耐，人們不得不躲在家中防暑降溫。而其他國家如墨西哥、巴基斯坦、伊朗等也相繼出現四十度以上的高溫，炙烤的地面足以煮熟雞蛋。世界氣象組織在七月初發布的研究明，熱帶太平洋七年來首次出現產生厄爾尼諾（El Niño）的條件，此現象將增加全球極端高溫天氣的可能性，看來這個夏天難免揮汗。氣候變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如果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恐怕將給未來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世界另一個「火熱」的地方當屬加拿大，今年以來，加拿大已發生山火兩千余起，直至目前還有四百多處正在燃燒，其中超過一半接近失控。肆虐的山火不但迫使居民撤離，還給周邊地區帶來大量煙塵。美國東北部地區就遭受煙霧污染，紐約上空被一片深黃色籠罩，空氣質量曾一度達到全球最差水平，影響市民健康。據悉，若此輪山火不受到及時控制，歐洲毗鄰大西洋的地區也將收到影響。而山火造成的碳排放量早已爆表，對環境造成的傷害更是不可估量。

二〇二三年《中外論壇》第四期目錄

中外專稿

中國見聞（北京、西安、上海）

特稿組 1

我們和 ChatGPT 一起專訪了
《人類簡史》作者

尤瓦拉·赫拉利 24

文壇掠影

漫長的思念

吳國華 8

光棍康德的幸福生活

公眾號 28

路遙《人生》：更多的幕後故事

公眾號 13

瘋狂的生活，瘋狂的愛

薩 岡 34

椿萱白发英雄泪

刘柏谦 18

門前那條路

喬 葉 37

散文隨筆

為什麼人們越來越沉默？ 劉海龍 42

中國進入「新窮人」時代 汪暉 48

父親 李陵湘 50

百年順陽河 郭書宣 52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我一直
不喜歡兩個人 李澤厚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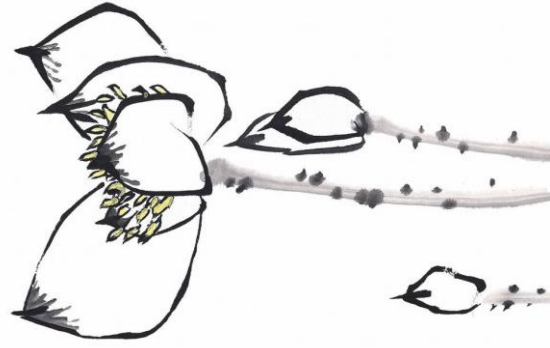
懷想老家的雪 紅 狼 58

學術園地

曆史的變量：人類文明 劉 潔 60
進程中的瘟疫

※封二：我們的故事

封三：China Media Services Celebrates the 32nd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East West Forum



中國見聞（北京、西安、上海）

◎ 特稿組

沈浸體驗「唐朝穿越」 千年古都西安重新走紅

5月8日至10日，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在陝西西安舉行。這座中國西北最大的城市再次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接待外國首腦對於西安來說已不是新鮮事。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後有200多個國家元首以及領導人訪問過西安，包括已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薩科齊，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其中，外賓訪問最多的地點是兵馬俑。

作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有著「天然的歷史博物館」的美譽，秦始皇陵及兵馬俑、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六處文物古迹被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

坊間傳聞，西安地鐵修建進度極慢，是因為施工隊施工時經常挖出文物，遂停工改圖紙。據西安地鐵披露，僅地鐵二號線，就清理了57處文物保護區，其中13處古城遺址，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4處；古墓群8處；重要的文物出土點6處，時間跨度達2000多年。

不過，近年來西安被家喻戶曉卻是因為其打造的「盛唐宇宙」。憑借高顏值、沈浸式的體驗以及不斷創新的文旅新玩法，西安在中國旅遊城市中脫穎而出。

據了解，「盛唐宇宙」是西安市根據盛唐時期的人物和典故而開發的一系列IP。大唐芙蓉園、大唐不夜城、真人不倒翁、李白拜拜、長安十二時辰、盛唐密盒等均屬於「盛唐宇宙」。

每當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大唐芙蓉園內流光溢彩，大型主題演出《夢回大唐》在園內的主舞台上演。演員身著唐裝，在科技舞台上為觀眾營造出「穿越唐朝」的夢幻體驗，引得台下觀眾陣陣掌聲。

據介紹，唐朝時，芙蓉園代表了當時園林建築的最高水平。如今的大唐芙蓉園是在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以北，仿照唐代建築風格重建的，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文化主題公園。

大唐芙蓉園不遠處的大唐不夜城亦是以前以盛唐為主題的旅遊區，其文化類互動節目「盛唐密盒」一直穩居文旅界「頂流」。

這是一檔由「房玄齡」和「杜如晦」主持的問答式脫口秀，主持人從人群中挑選觀眾上台答題，內容涉及歷史文化地理等等常識，其幽默詼諧的提問風格深受民眾

喜愛。不過，比起答題，民衆更期待玩「梗」。比如民衆的答案毫無根據時，「房玄齡」就會調侃道，「先生真乃當代臥龍」。爲了能夠答對兩位「大人」的問題，甚至有網友整理了一份《盛唐密盒題庫》發到網絡供民衆參考。

更沈浸式的「大唐體驗」當屬大唐不夜城內的「長安十二時辰」街區。遊客走進街區大門，大唐開市的場景撲面而來。飛檐鬥拱、層樓疊榭等唐風建築，杏仁酪、上元油錘、五香飲等長安飲食，投壺、雙陸、雉戲等唐風娛樂活動應有盡有，遊客在這裏仿佛穿越至1500年前的長安城。

在短視頻平台上，「盛唐宇宙」有多火？有民衆從東北、海南專程到大唐不夜城一睹演員風采，亦有民衆穿上唐裝來此「做一天唐朝人」。當地警察休息日曾發通告，爲防止發生踩踏事故，不建議民衆前往大唐不夜城遊玩。

其實，這座位於大雁塔腳下的大唐不夜城亦是人工打造的仿古建築。2018年，大唐不夜城所在的曲江新區對街區進行了全面提升，開始打造真正的「不夜城」。一年多的時間裏，西安點亮了四十多條街區，

又把城牆、大雁塔和芙蓉園做了亮化改造。到了2020年，西安已經是真正的「十二時辰」不夜城了，「城市夜生活活躍度」位列中國第一。

亦有民衆將「盛唐宇宙」與迪士尼和環球影城相比，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旅發展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高瑞俠表示，唐朝是滿城霓裳飄舞、書畫入市井人家的浪漫朝代，「盛唐宇宙」的人物IP來自於盛唐文化中的典故，比虛構的人物或故事更能讓人產生連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中山大學旅遊學院教授張朝枝認爲，大唐不夜城、長安十二時辰等「人造景區」的走紅，是社交網絡和演繹IP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的文化記憶，是引發遊客產生情感共鳴並積極參與的根本原因，這亦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體現。

國博舉辦創繪體驗活動 讓館藏文物「活起來」

「5·18 國際博物館日」之際，中國國家博物館文創品牌「國博衍藝」在國家博物館文創體驗區推出「創繪體驗之文創大變樣」活動，現場觀眾通過動手創作，深

入了解國博館藏文物曆史信息和文物價值，讓館藏文物「活起來」。

在現場，觀眾在可水洗布料上進行紋樣塗鴉、爲犀尊塗色、「犀尊弄影」皮影塗色、動手制作嵌絲旋紋黑檀木書簽等，與文物展開特別互動，以此走近國博館藏文物。

現場的一座陶瓷犀尊，取名爲心有靈犀，它源自國家博物館收藏重器——「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造型。這套文創產品的出發點，是爲了展現「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造型和錯金銀紋飾的工藝。產品根據文物造型，按比例縮小至長5厘米、高8厘米的陶瓷雕塑；表面紋飾經過簡化，整體還原錯金紋線條。產品工藝上采用素坯燒制，燒制溫度達到1200度，保證了產品的硬度。

觀眾在取到犀尊模型之後，先用平頭畫筆根據自己的喜好塗抹于犀尊全身，等顏料幹燥之後，再用尖頭筆將模型的紋飾勾勒出即可。

嵌絲，又叫銀絲嵌，所用金屬絲爲銀含量約20%的合金絲。一件嵌絲工藝品需要經過6道工序：選材、設計紋樣、雕刻、

嵌絲、壓入、表面處理。這一流程跟青銅器重要裝飾工藝錯金銀工藝極為相似。在體驗活動中，觀眾可通過模擬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上的紋飾制作，了解雲紋最早脫胎于原始旋紋的關係和初期演變。由于原始旋紋的結構簡潔明快，適于新手習作。

中國國家博物館經營開發部副主任朱曉雲表示，在博物館日舉辦創繪體驗活動，旨在讓更多的觀眾能夠更細致地感受文物造型、紋樣之美，進一步了解傳統技藝如錯金銀、皮影制作等。觀眾充分拆解與文物有關的各項元素，對文物的感受會更全面、更立體。同時，活動不僅讓觀眾在仔細觀察文物形象的過程中，深入了解文物背後的故事與文化內涵，也能夠增進文化的獲得感，激發想象力。

朱曉雲表示，文化創意產品的主要目的是讓文物「活起來」，讓文物走出曆史，更好地融入人們生活。除了現場體驗，觀眾也可以在文創體驗區和線上購買同款材料包，為未到現場體驗的親友提供文創DIY的精美素材。

據了解，中國國家博物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與深厚的學術底蘊，近年來著力推出

的文創品牌「國博衍藝」，亦越來越為廣大公眾所熟知和認可。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不斷升級，國家博物館也從單方面為觀眾提供文創產品，走向邀請觀眾共創的新階段。「國博衍藝」以此理念為基礎，所推出的文創產品不僅成為走進博物館的觀眾可以帶回家的禮物，在為廣大公眾打造中式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通過互動體驗，激發觀眾與文物之間的更多互動。

中國「二次元」圈子掀「國潮」

「五一」假期，中國上海的大學生林妙妙身穿白色長袍，頭戴金色寶冠，裝扮成《西遊記》中的觀世音菩薩，來到上海第29屆動漫展 COMICUP（俗稱「CP29」）。這一造型十分醒目，引眾人贊歎。有現場觀展者向她行跪拜禮。有人評價，她仿佛從畫中走出來一般，這是真正的 Cosplay（角色扮演）藝術。

「觀世音菩薩」的造型並不是來自于某部動漫或遊戲作品。林妙妙說，她是一位原創 Coser（角色扮演者），平時喜歡設計和制作 Cosplay 服裝。她的靈感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形象，她想用自己的方

式來表達對於觀世音菩薩的敬仰和喜愛。

其實，與林妙妙一樣，近年來，許多中國年輕人盤發束髻、穿襦衫長裙，熱衷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尋「二次元」妝造的新靈感。

中國「二次元」圈子（即動畫、漫畫、遊戲亞文化圈）因日本、歐美動漫作品大量引入而興起。過去，中國 Coser 展現的是自己對動漫角色的熱愛和執著。隨著「二次元」的發展和演變，如今，中國「二次元」圈子開始出現許多中國風元素。「觀世音菩薩」造型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讓外界看到的正是中國年輕人對國風動漫的憧憬和熱愛。

林妙妙說，創作這一造型並不是為了吸引眼球或者賺錢，而是想要和其他的 Coser 交流和分享自己的創作。她說，她很高興能夠在漫展上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業內人士認為，「觀世音菩薩」造型的出現反映出當代中國年輕人的精神生活越來越豐富多彩，他們不僅喜歡欣賞動漫文化，也喜歡用自己的創造力和才華來表達自我個性和情感。這樣的年輕人對於中國

文化產業的推動和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隨著中國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世代文化自信不斷增強，追逐「國潮」的社會審美時尚悄然興起。這些年輕人平常會通過社交平台上的視頻學習古風妝造，參考模仿一些動漫遊戲裏的人物發型等。據悉，在中國調整疫情防控措施後，今年，上海、武漢、西安、重慶、成都、蘭州等地都在籌措舉辦動漫展。這些漫展將會舉行以「國風華服」為主題的比賽，為 Coser 提供表現自我的舞台。

有觀察人士認為，多年來，《哪吒之魔童降世》《大聖歸來》等中國動漫電影的熱映，讓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年輕人偏愛的動漫相融合，為「國潮」新風尚增添活力。如 2023 年伊始，由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哔哩哔哩聯合出品的動畫短片集《中國奇譚》開播，在 B 站上的播放量已達 2.6 億次。專家稱，中國年輕世代從小接觸互聯網，對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喜好追尋審美表達上的豐富性。年輕人通過動漫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深度興趣，正反向推動「國潮」創新。

京城打造新「不夜城區」

「朝陽要成為，不夜城區，啦！」在今年中國「五一」假期前，北京官方宣布將加快構建朝陽區為「24 小時不眠城區」。消息甫一發出，就收獲北京市民關注。近年來，隨著官方打造「夜京城」的規劃不斷升級細化，北京的「夜經濟版圖」愈發清晰，國際消費都市新形象也更加立體。

「北京的夜生活可能將變得更加豐富。」這是在西城區工作的白領田娜（化名），上週得知消息後的第一反應。平時下班後酷愛小酌的她，曾經也為北京城區分布不均的夜間酒吧而苦惱，「晚上十點商場關門後，要想過夜生活，就得趕去北京東邊的三裏屯或望京，或者就在隨處可見的燒烤店撿串兒喝酒」。

據悉，北京朝陽正在打造的「24 小時不眠城區」將以已完成升級的泛舟夜遊亮馬河項目、24 小時書店等為主要內容，同時在以「朗園」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園區以及合生彙、國貿等主要商圈內，持續增加餐飲集市等夜間商業元素，目標複蘇京城夜經濟。

其實，北京的夜晚從不缺少商業的繁

華。公開資料顯示，北京的夜經濟興于元代，以當時的積水潭北岸到鍾鼓樓一帶最為繁華。明清及民國時期至今逐步發展出不同商業區，從鼓樓前、西四到東單、前門，再到什剎海、王府井皆有夜市經營到深夜。其中，清朝時的通州夜市更是通宵達旦；什剎海「嘎斯燈」夜市在民國時期人氣最旺。有分析稱，此次北京朝陽「不夜城區」的打造，意在將首都各區功能劃分進一步明確，引導民衆養成夜間消費「向東看」的新習慣。

目前，北京官方正計劃以王府井、西單、前門三大傳統商圈為核心，共同打造成北京國際消費體驗區，但其消費仍集中在日間的商場中。「商場關門後，很難再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夜間消費場所，以前我就會選擇回家休息。」家住豐台區的市民高詩慧現在開始更多地選擇前往朝陽區消費，她直言，自己的夜生活時間也隨著夜市的延長而增加。

夜經濟的不斷升級發展正加速破除「北京沒有夜生活」的說法。在北京朝陽大望路商圈的合生彙商場，夜幕降臨後的「深夜食堂」室內夜市人頭攢動，各式新

店密集開業，引得往來民衆消費；在充斥文藝氣息的「朗園」，夜間酒吧亦受民衆歡迎，人氣頗旺；國貿附近的景祥街正被打造成「米其林黑珍珠一條街」，夜間高端消費亦不敵。

值得一提的是，眼下北京規劃的「夜京城」地標中，朝陽區已占據半壁江山。爲加速朝陽「不夜城區」的建設，吸引民衆夜間前往消費，官方亦將北京地鐵2號線等貫通朝陽各大夜間商圈的主要公共交通線路的營業時間延長，免去民衆通勤的憂慮。

數據顯示，在剛剛結束的「五一」小長假中，北京消費爆發式增長，消費規模超過2019年同期水平。分析人士認爲，夜經濟對北京全市消費增長的潛力仍需持續挖掘。

北京國際商貿中心研究基地首席專家賴陽指出，缺少夜間消費場所，仍是不少外地來京遊客的共同感受。除新增夜間消費元素外，傳統商業街應進一步深挖消費潛力，以提升夜間消費活力，吸引消費者走向縱深區域。



中醫養生成中國年輕一代新時尚

保溫杯中泡枸杞，辦公室裏八段錦，下班到艾灸館調理肩頸疲勞，約朋友到同仁堂喝杯枸杞拿鐵……古老的中醫如今成爲中國年輕人生活新時尚。

因生活節奏緊張、工作壓力大，不少中國年輕人處於亞健康狀態，善于通過飲食、理療等方式調理身體「治未病」的中醫成爲年輕人的選擇。拔火罐、針灸、正

骨、推拿等傳統中醫療法，對於久坐的上班族和愛運動的年輕人來說是「福音」。中醫「膏方」也被認爲是應對霧霾、緩解壓力的新「解藥」。如今，中醫診所看病問診的不再只有中年人、銀發族，越來越多年輕白領成爲中醫診所常客。

「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尋求中醫療法，希望借助非藥物治療，緩解憂郁、失眠、肩頸等職業病。」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醫堂總經理孫立新分析，白領和兒童正成爲中醫的主要客戶群。孫立新表示，下班後推掉飯局，前往中醫館或中醫診所針灸、推拿，正在白領圈流行，一些年輕女性還希望通過中醫來減肥美容。

2016年裏約奧運會期間，著名游泳運動員菲爾普斯身上的拔罐印記令人印象深刻。自由式滑雪名將谷愛凌也會因高強度訓練感覺腰部不適，經中醫正骨調理後，驚歎「腰背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像換了一根脊柱」。不少NBA球員表示，針灸已成爲日常緩解跟腱酸痛的手段。國際知名運動員對中醫療法的認可，影響了年輕一代中國人對中醫的認知。

在中國著名的知識分享類社交平台豆

瓣上，帶有「中醫養生」字樣的小組裏，聚集了一大批熱切學習中醫用戶，其中最大的學習小組有超過 2 萬名成員；另一個擁有 2 億用戶的社交媒體小紅書上，年輕的養生博主們分享著中醫養生的經驗，如「艾灸」話題下已有 2 萬多篇筆記。養生博主喬瑤瑤分享自己如何用中醫的方法養育孩子、健身養顏，目前擁有 2 萬粉絲。擁有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營養學碩士學位的博主阮七七，則堅持分享自己的中醫食療經驗，並善于用現代的、科學的語言解釋傳統的、被人們認為「玄妙」的中醫。

商家也在挖掘新一輪「中醫熱」中的商機。傳統觀念中，中醫一般讓人聯想到年邁的中醫師、苦澀的中藥、久治未愈的疾病，或者針灸、拔罐等中醫理療器具。如今，中國不少商家開始挖掘「輕中醫」的商機，將中醫與飲食、養生、美容甚至休閒社交等相結合，將中醫的健康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日常消費。

在瓶裝水中放一整根人參的網紅飲品「一整根」，在 7-11、羅森等便利店和可樂、果汁等飲料同架銷售。當歸、人參等成分

的面膜成為美妝櫃台熱銷品。此外，還有緩解女性痛經的熱帖、休閒食品中藥制劑的果凍、文創產品紋身外觀的中藥貼等。同仁堂、白塔寺等百年中藥房則開起了咖啡館。同仁堂旗下的知嘛健康主打「養生下午茶」概念，銷售羅漢果美式、西洋參冷萃、枸杞拿鐵等含中藥材的咖啡，以及用天然草本植物如枸杞、桂圓、蓮子等為原料制作的養生甜品，還有專為熬夜加班人士制作的加入參片、羅漢果、蜂蜜等制成的飲品「熬夜水」。這樣集問診、社交、零售于一體的中醫空間，成為中國消費的新時尚。

淄博燒烤火進京城

「讓五月的最後一個周末，在享受淄博燒烤中結束」北京市海澱區某燒烤店中挂著的標語如是說，擲串碰杯的歡笑聲隔著馬路都能聽見。五月份以來，打著「淄博燒烤」名號的新餐飲店悄悄地開遍京城。與此同時，仍然占據北京主流的東北、西北燒烤店也競相推出「淄博燒烤」套餐。淄博燒烤的熱度在北京的延燒，令新的消費活力在初夏的夜間被激活，亦加速升溫

中國正逐漸恢復的消費市場。

近期，淄博燒烤在中國持續火爆。山東淄博當地政府和商家熱情好客的貼心服務與誠懇態度，成為其受到中國民衆歡迎的原因。作為其燒烤本身特色的淄博小餅（卷餅）小爐配蘸料的「三件套」，則成為其傳播的主要名片。

「最近一個月的生意特別好。」淄博人邢廣盛在北京的燒烤店上個月新開張，而小店的字號就叫做「淄博燒烤」。「我們雖然是有特意在蹭熱度，但絕不會做一錘子買賣。」他坦言，來的人一開始都衝著「淄博燒烤」的名頭，以及已成為網紅的「三件套」。店裏的食客表示，老板為人熱情，食材和服務都在對標淄博當地，因此小店經營不久已有不少回頭客。

在過去兩個月中，以「淄博燒烤」作為招牌的燒烤店在北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主要為新開店鋪以及老店換新招牌，甚至不乏外賣專營店。邢廣勝說，身邊不少同行都樂于借淄博燒烤的東風，在今年夏天重整旗鼓。

面對「淄博燒烤」的熱潮，長期在北京燒烤業中占據主流的東北燒烤業主們，

也選擇加入其中。「咱們雖然有淄博，三件套，但正宗的東北燒烤也很好！」北京豐台區某東北燒烤店業主郝勇表示，為在今夏餐飲競爭中不落下風，淄博燒烤配東北老式鍋包肉的混搭組合，以及熱誠的東北式服務已成其主打招牌。

其實，淄博燒烤的熱潮延燒到北京並非偶然。隨著中國疫情逐漸穩定，早在淄博燒烤火出圈前，北京官方就已布局謀劃以消費帶動經濟穩步恢復，其中夜間消費便是重點之一，而「淄博燒烤」的出現，與其不謀而合。

五月中旬，「2023 北京消費季夜京城」活動正式啓幕，預計將有逾萬家商戶，開展百余項促進夜間消費的主題活動。原先分布在北京部分主要商圈內的啤酒夜市也逐漸恢復，並且更密集地出現在市區核心範圍內。有分析稱，此舉意在進一步助推釋放北京的夜間消費潛力。

不止北京，在中國各地進入後疫情經濟復蘇期的背景下，上海、廣州、成都等南方主要城市也湧現出各式具有「淄博燒烤」元素的夜間消費場所。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經濟復蘇勢頭在「五一」假期後得到

有效鞏固，民衆消費信心明顯回升，而伴隨氣溫升高，夏日經濟則成爲緊密銜接假期經濟的主角。淄博燒烤作爲契合新一輪消費復蘇邏輯的現象級商業元素，除「熱鬧」的因素外，其核心的熱情與真誠，才是今年夏天繼續推高中國消費市場溫度的關鍵。



漫長的思念

◎ 吳國華

一

在我看來，一個孩子雙親不全，是一件特別不幸的事情。尤其是一個男孩子，倘是從小沒有父親的陪伴，其成長的道路將尤為坎坷。從我記事開始，我便知道，我的父親，一個正值青春勃發的年輕生命，猶若一道劃過天邊的流星，在那個初春的夜晚，轉瞬即逝。

父親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模糊甚至空泛的存在。儘管在沒有他的日子裡，我並不缺乏來自親人的溫暖和照顧，但我的內心深處卻始終充斥著一種類似被拋棄的感覺。相比那些父母健全的孩子來說，我沒有他們那種發自肺腑的底氣和自信，更缺少那種來自原生家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父親離開的時候，我出生還僅僅只有十四個月，大約仍在牙牙學語，還不能清

晰地吐字喊人。但我想，當尚處在懵懂之中的我以一種渴望的姿態，撒嬌般撲向他的懷抱的時候，他張開的兩條胳膊肯定是溫暖有力的。對他來說，眼前這個剛出世不久的小傢伙發出的每一聲啼哭和歡笑，都會讓他欣喜不已。

因為我從來沒有真正地喊過他，所以在他離開以後，一直到現在，我的口中便從來就沒有喊出過屬於父親的任何稱謂，包括對我的岳父。而屢屢看到別人家的孩子帶著全部的信賴喊著他們自己父親的時候，我又常常會感到一種莫名的失落、沮喪和孤寂。

按農曆計算，他去世的時候才剛剛跨過二十九歲的門檻。二十九歲，恰是我現在年齡的一半。他是因為罹患心臟病，躺在漢口協和醫院的手術臺上閉上眼睛的。

當四叔和三位街鄰——柯儒強叔叔、陳緒才叔叔和王雨亭叔叔，歷盡千辛萬苦把他從武漢抬回保安時，他的胸腔上還蒙著一大塊白得刺眼的紗布——一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一細節至今都被看見過的家人們牢牢地記在心上。

四叔後來回憶道：「抬他回家時，沿途村莊不讓通過，要繞道而行。晚上也只能棲息在野外曠野上。這時候最怕貓叫，也怕其它的野東西靠近。幫忙的鄰居可以打打盹，我卻一刻都不敢合眼，守在他身邊一直到天亮。」

他的後事辦得倉促、簡單而窘迫——為了給他治病，家中已是一貧如洗，什麼都沒有準備，連他要睡去的棺木都是從鄰居王國瑞伯伯家借來的——那是王伯伯早先為自己備下的「壽屋」。沒有儀式、沒有

花園，只有零星的幾響鞭炮爲他送行。

他欠下的數百元醫療費——這在當時卻是一筆鉅款，之後成爲家中的一個沉重負擔，一直到我讀小學的時候，我都記得四叔他們還在往協和醫院寄錢還帳。

二

我對他完全沒有印象。但據母親講，我出生時，他是特別高興的。「他很滿足，他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指望生下來的就是兒子。」母親說。1966年末，因爲治病，他們和祖母一道攜著我來到省城武漢，落腳在漢口大姑媽家。

大姑媽和大姑父都是武漢綜合制材廠的工人，廠址便在漢口宗關水廠附近。他們住在工廠附近的家屬樓裡。父親在協和醫院就診時，便時常來往於他們家與醫院之間。

我後來常常想，因爲病痛的折磨，父親那時一定是非常憂慮、非常無助的。「他唯一高興的時候是抱著你去到不遠處的漢江岸邊。他說，小孩子常看看水，長大後眼睛會像水一樣清澈明亮，會看得很遠。」母親說。可惜的是，沒能如他所願，我自小視力便不行，常年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

鏡，摘下眼鏡便如盲人一般。我也沒能看得很遠，甚至連身邊的很多人和事都讓我迷惑和看不明白。

他切盼他的孩子長大後學到哪怕不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一門手藝，進而自食其力養家糊口。這個願望可能就源自於他自己的少年經歷和生活教訓——如果他能活到我長大的話，我想他一定會送我去學一門手藝。他自己便是在還不滿十四歲的時候，中途輟學，被祖父祖母送進保安附近農村一個譚姓人家當學徒，師從篾匠手藝。

母親說，當篾匠並非他的初始願望，實是家境使然。從小祖父便教他讀四書五經，還教他打算盤，學做生意。而後來的種種際遇卻讓他深深體驗到「一技傍身」對於溫飽的意義，也恰是他這「一技之長」才幫助一家老小度過了一年又一年的苦難日月。

他是1938年生人，屬虎。他的性子也仿佛真帶點兒虎性。小時候念私塾便特別要強，功課若背不下來，寧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實在困得不行，就反復用冷水洗臉。「他毛筆字寫得好，總見他蘸水在青石板上練字」，他的同窗好友汪定文伯伯對我說，他還有很好的口才天分，很會說話，

三言兩語便能抓住大家的心思。人緣也好，有主見，辦法多，街坊鄰居都喜歡他。「他是個讀書的料子，可惜了。」

「那時候他身體還沒長開，真是難爲他了。」祖母健在的時候只要講起他當學徒時的經歷，總是一陣長籲短歎，學徒該受不該受的委屈——呵斥、責罵甚至挨打，都該受著；學徒該幹不該幹的活——澆地種菜、燒水做飯，洗刷尿桶，他都要學著幹，而且還得幹好。「每天早上師傅家那幾擔水他便挑不起，都是你大伯和大姑媽輪換著從井裡打上水，替他挑到師傅家門口，再由他接著挑進去，直到把水缸裝滿。」祖母對我說。

若干年後，我在家中接待過他的師傅——我應該尊其一聲譚師爺。「爲了學好手藝，他起得早睡得晚，見事做事。每日中午，他還主動給自己加活計。」這位遠近有名的譚師爺告訴我，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人。約定俗成的三年學徒時間，他僅用兩年工夫便提前出師。他常常能別具心裁，舉一反三，編出的竹篾製品式樣新穎，做工精細。「他是我帶出來的徒弟中最靈光、最勤快的一個，腦子轉得活，接受能力強，幹什麼都一見如故。」

左鄰右舍都用過他編出來的竹籃、竹床、竹椅、篩子、簸箕、筲兜……他常常施惠於人，也不計較價錢幾何，倘是有人手頭拮据，拿走便是。後來，他還將他的手藝轉授給了三叔和小姑媽，使他們兩個家庭受益至今。

三

十六歲出師以後，他就開始用稚嫩的肩膀幫助祖父母扛起養家糊口的重任。他以做鄉工的方式——由生產隊安排外出打零工，工錢交給生產隊，生產隊再給記上工分，奔波於礦山、金牛、銅礦、太和等附近鄉鎮的糧所、倉庫之間，為這些地方編織那種晾曬、貯藏糧食的曬席、圍席等竹篾器具。日作夜行，其間遭受的饑寒苦楚、白眼刁難不計其數，甚至還差點丟了性命——十九歲那年，一個秋天，他走夜路，遇見比傳說中的所謂「鬼打牆」還詭異萬分的人形怪物，於一處山林中兀然而出，突襲而來，其情形狀令人心膽俱裂。「幸虧那天他隨身帶了一把篾刀壯膽，否則後果難測，」三叔在世時提起此事，說，雖然最終他僥倖逃過一劫，但那怪物什麼來路，到底是人是鬼還是獸，至今都沒人

能說得清楚。

「那些年，我們吳家就是一艘風雨中飄搖的小船，災難像風浪一樣，一波又一波地撲過來，好像沒完沒了。」提起過往家事，今年七十六歲、有些文化的小姑媽便淚眼婆娑，唏噓不已。她說，先是水災，接著鬧饑荒、餓肚子，再接著被迫背井離鄉，寄人籬下，到後來甚至遭人陷害，家裡人無辜被揪鬥、關押和羞辱。

「那種日子真的讓人煎熬。得虧有個他，這個家才慢慢挺了過來。」小姑媽望著遠處，喃喃地說。在小姑媽的描述中，我仿佛看見，他以羸弱之軀撐著一葉扁舟，於驚濤駭浪中起伏跌宕的情景。

「他就是累死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小姑媽的語氣仍顯傷感和惋惜：那年他二十三歲。夏天，正是農忙季節。當時一家老小輾轉反側，暫時棲居在礦山區呂家灣一間簡陋的倉庫裡。正午時分，他挑著一擔稻穀回家，經過李河大畝時，天上突然烏雲密佈，雷聲轟鳴，狂風大作，眼一場大雨將不期而至。他抬頭四顧，空曠的田野上已杳無一人，周圍亦無躲避休憩之處。無奈之下，他只能挑著一百來斤的擔子，咬緊牙關，深一脚淺一脚地徑直往家

一路小跑，好不容易趕在大雨來臨之前跨進家門，不料一腳門裡一腳還在門外時，便一口鮮血噴湧而出，然後一頭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天氣那麼熱，走那麼遠的路，肩膀上還挑著百十來斤的擔子，誰受得了？我親眼看他倒在家門口，大口大口吐著血……」小姑媽邊說邊抹著眼淚。

頓了頓，小姑媽接著說，他生病後，一直都沒能閑著，吃過幾服鄉間中醫開出的草藥後，還像往常一樣沒日沒夜地忙於一家人的生計。當時的家境也沒有條件讓他安心休養，直到實在撐不下去，想著去大醫院就診的時候，為時已晚。

他本是商紳子弟，且世居街道，雖家道中落，但對於農活並不熟悉。他也本應如許多街道的孩子一般，讀書識字，然後進工廠、商店，當一名按月領取報酬的職員，過上起碼不至於流離失所的安穩日子。但因為時局變化，人心叵測，一夜之間他便和一家老小一道，被拋進深不可測的社會漩渦，進而徹底改變了生活軌跡。一直到離世，他都是個一無所有的半拉子農民。

2022年春天，我沿著他和先輩的足跡，曾經去過呂家灣，試圖找到困難年代，我

的家人們躲過兩年風雨的那間簡陋倉庫。但村子變化很大，已找不見當年的一點影子，但村子裡還有老人記得他。這個村子離保安大概三十華里，一條小河靜靜地從村前流過，河對岸便是廣闊的李河大畝。站在村口，眺望夕陽下的縱橫阡陌，朦朧中眼前便仿佛浮現他挑著擔子，踉踉蹌蹌的孤單背影。

1954年那場席卷鄂、渝兩地幾十個村鎮的大洪水過後，家園盡毀的一家老小六口人，雪上加霜，又全都被註銷商品糧戶口，開始長達九年顛沛流離、風餐露宿的漂泊生涯——笑天螺灣、牢樓灣、陳祠灣、吳雄新灣、呂家灣……，輾轉鄉下討生活那些年，大部分時間都是他通過以結拜乾兒子、幹姑娘並無償傳與手藝的方式，才在這些都是一個姓氏集居的村子裡暫時立下腳跟，一家老小才不至總是衣食無著。

汪定文伯伯和眾多街鄰曾經建議他想辦法搬回保安，他卻說，我一個人回保安，生計當然沒問題，可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一天三餐的口糧卻是耽擱不得——爲了家人他是吃盡了苦頭的。

後來我想，在蹉跎年代的漫長風雨裡，他們那一代人都是這樣。他受過很多磨難，

直至心力交瘁，病魔纏身——已然去世的大伯、三叔和四叔，以及仍然健在的小姑媽，他們作爲過來人，都對此有過切膚的記憶和感受。他們同樣身心俱疲，傷痕累累。

四

在他的人生行將結束的那段時光裡，他的感情世界也一定是非常複雜的。回味他與母親留下來的隻言片語，我的感覺，在他們這個小家起初的那些日子裡，他一定是快樂的。當然他這時也肯定不知道，他的這份快樂在不遠的將來會變得支離破碎。

他與母親一起生活了七年，大伯母是他們婚姻的牽線人。若干年後，大伯母每每向我提起他們的這一段往事時，常常是一聲長歎、一臉遺憾。

在父母的家庭生活裡，老實講，苦命的母親是有些委屈的。三叔三嬸曾經不止一次地給我講過，不管什麼時候，衣食住行他總是先讓著祖父祖母、然後是三叔四叔和小姑媽他們。「他一直叫我三老妹，從不直呼其名。」三嬸望著我說：「過年扯布做新衣服，他會先扯給我，要是盤算得過

來，有結餘，才輪到你母親。他從不考慮自己，一件衣服補了又補，補丁擦補丁。」

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在我之前，母親還曾誕育過一對雙胞胎女嬰，可惜世事無常，這兩個幼小生命均先後夭折於襁褓之中。

我呱呱墜地的時候，不光是他和母親，還有祖父祖母更是欣喜若狂——他的未來怎麼樣不知道，但老天爺眷顧，他這一房總算有了一個孫子，續上了香火，能不高興嗎？母親告訴我，便是在我出世的那一刻，祖母聞訊後從水缸往灶鍋裡舀水時，忘情地竟幾次都拿反了水瓢，惹得一旁的祖父哈哈大笑。

在預感到已經不可避免地面臨他們生離死別的那些日子裡，他在想什麼呢？母親告訴我，那段時間，只要查過房打完針，他便乘車回到大姑媽家中，母親則抱著我時刻陪伴在他的身邊，每一天他都會把我從母親懷裡攬到他的懷裡，意味深長地用他的臉龐貼著我的臉，久久地不肯放開。

「他不想離開自己的孩子！」母親說。他沒有未來了，這個來到人間不久的孩子在他的心上有了位置，他臨終想到了自己骨血的未來，這個在如此不堪的境況下悄

惰成長著的小生命。可是，又能怎麼樣呢？父母親此時的感受想來都是很苦澀的。

「千家萬戶團聚的日子，我們卻在生離死別。」母親沉浸在回憶裡，幽幽地說出一句話來。她告訴我，最後一次他抱著我，是他去世的當天白天。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節，雖然是在病中，但那天他的精神卻出奇得好，面色紅潤，嗓音嘹亮，一改往日萎靡疲累的樣子。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不是便是人死之前的迴光返照呢？

大姑父也告訴過我，他那天胃口很好。中飯加了菜，燒了一盤紅燒魚塊，還煨了排骨連藕湯，那是他們廠裡分發的春節福利，一家人都很高興，吃得也暢快。他那天談興很濃，話特別多，飯後拉著大家聽他講三國演義、講西遊記、講他從外面張貼的大字報上看來的各種趣聞軼事。他還興致勃勃地來了一段漢劇——他曾是保安當地漢劇團的業餘演員，能熟練背誦數本戲詞和唱腔。

他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他談到了他早先對家庭的規劃，談到了將來，他還談到了屬於他個人的願望：一定要讓我的孩子多讀點書，長大後讓他學一門安身立命的手藝。若干年後，當我已經參加工作，大

姑父在偶然之間提起這一節的時候，我不禁黯然神傷。

他的孩子遠未能如他所願讀好書，然後去學會一門手藝，只不過比他那一代人多受過幾年的教育。他的這個無論從心智、眼界，還是能力、談吐，都遠遜於他、沒什麼幸福童年可言的愚鈍孩子，除了如無頭蒼蠅般跌跌撞撞，依靠自己一點一滴的踏實努力之外沒別的出路，最後總算也能如那些有父母呵護的同齡人一般成家定居。這，想來，是不是可以稍稍慰他於九泉之下呢？

他把他的孩子看成他未盡人生的繼續。在他的認知世界裡，他的孩子能長大成人且能自食其力，這就夠了。當然，在他的願望被親人們一口應承下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五

至今我都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他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為此，我認真詢問過母親和伯叔嬸娘們，我像他嗎？他們都說，他眉清目秀，個子高大，看上去文質彬彬，成熟穩重。我不像他，除了個頭外，我更多的承傳了母親的基因。「他愛清潔，

身上永遠乾淨整齊，哪怕是在勞作的時候，他的衣服上都很少見到灰塵。」母親回憶道。

他幾乎沒有什麼遺物。他和母親成家時的一對瓷瓶，是祖母千辛萬苦保存下來，在她自己去世以後再交到我手上的。除此以外，他身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五十多年過去了，他的親人們一直記得他。每年的清明節，我們都會到山上去看他，小時候是祖母帶著我，後來是四叔帶著我，再後來我便帶著我的孩子。給他獻花，給他化紙敬香，為他的墳墓撥草添土，祈盼他在那邊平安順遂。當然，我還不會不厭其煩地給我的孩子們講他的故事。僅此而已……

轉載自《黃石文學》



路遙《人生》：更多的幕後故事

◎ 微信公眾號

最近，電視劇《人生之路》熱播，其中部分取材于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作為四十多年前路遙的成名之作，這部影響了無數人的中篇小說再一次被搬上熒屏，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人生》，還有後來的《平凡的世界》，都是路遙在四十二年短暫生命中為世人留下的寶貴財富。《人生》在何種機緣巧合之下寫就，又是什麼樣的信念和藝術觀引領支持著他筆耕不輟，讓他成為了幾代青年人的精神導師？其實無論是主題的把握，還是描摹的對象，路遙都已經在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藝術哲學，而這種藝術觀又與他本人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

據路遙自述，他「1959年12月出生於陝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在農村長大並讀完小學，以後到縣城讀完高小和初

中。青少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農村和縣城度過的」。

青年時期的路遙生活經歷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這樣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如此一路走來，生活在路遙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寫作。在時代變革的大背景下，他對於農村與城市的「交叉地帶」始終保持著格外的關注。在《人生》之前，路遙早期發表的一些詩歌和散文，包括讓他在文壇嶄露頭角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大多以黃土高原為背景展開。

路遙自身的成長經歷也成為了他素材的豐富來源。他曾說：「我自己寫的幾個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長期的體驗的結果。」路遙年輕時求學經歷一路坎坷，後來回家務農，也當過小學民辦教師，苦難的

生活不僅給予了青年路遙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成為了他創作活動的一座富礦：

《人生》中高加林進城拉糞，《平凡的世界》裏孫少安參加小升初考試只為證明自己，這些情節都源于路遙的親身經歷。

《人生》幕後

對路遙來說，文學創作是一個意在筆先、厚積薄發的過程。儘管《人生》只有十四萬余字，初稿的寫作總共花了二十幾天，但路遙為此「準備了近兩年」。路遙最早在1979年就對《人生》有所構思，並開始動筆寫作。但第一稿寫成後他自己並不滿意，直接撕掉，甚至要從「記憶中抹掉」。1980年路遙又寫成了第二稿，但自覺還是不行，索性推翻了之前預設的提綱和所有具體的設想，只保留了原來大的輪

廓。路遙後來反思，當時「好多人物關係還沒有交織起來」。後來經過兩三年的思考和沈澱，對《人生》中二十來個人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重新構思和安排。

在小說最初的版本中，巧珍是劉立本唯一的女兒，巧英和巧玲都是路遙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新添進去的角色。我們在閱讀《人生》時不難看出，大姐和三妹作為角色都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巧英嫁到高明樓家，成為了高劉兩家姻親關鍵的紐帶；而巧玲則是一姐的貼心姊妹，作者常常會借她倆的私房話將巧珍的心思委婉呈現在讀者面前。更重要的是，讀書的巧玲身上也寄托著巧珍的希望，在與父親關於上高中的鬥爭中成為了與傳統意識作抗爭的代表。

儘管幾年以來路遙的心中一直都有一顆名為《人生》的種子，但生根發芽還需要一場及時雨的澆灌。促成路遙重新拾起《人生》的直接原因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王維玲的一次約稿。兩人因《驚心動魄的一幕》而結識，這是路遙的首篇中篇小說，榮獲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而王維玲是評委會成員。

在欠下王維玲的文債之後，路遙于

1981年夏住進甘泉縣招待所，再一次向終點線發起衝刺。路遙寫作時「喜歡一鼓作氣，從始至終保持同樣的激情」，最怕的就是「寫作過程中情緒被意外的幹擾打斷」，他會覺得打斷的地方便會「留下一塊疤痕，即使後來精心修補，也很難再是本來的面目」。但這樣水銀瀉地式的寫法自然也意味著極高的工作強度，寫作的過程對路遙來說宛如一場苦修，他的精神狀態往往也隨著創作的深入而進入一種如癡如狂的狀態。他在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回憶道：

「記得近一個月裏，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通暢，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

當時的招待所所長見此情景急忙報告縣委，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結果得到縣委指示，說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同為作家的朋友白描來看望路遙，見到了在一片狼藉中創作的路遙：

「一天專程去看望你，只見小屋子裏煙霧瀰漫，房門後鐵簸箕裏盛滿了煙頭，桌上扔著硬饅頭，還有幾根麻花，幾塊酥餅。你頭髮蓬亂，眼角黏紅，夜以繼日的

寫作已使你手臂痛得難以擡起。」

但創作中的路遙痛並快樂著，後來還將這段時間稱作「迄今為止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幾年的醞釀為小說積攢了充足的勢能，再加上路遙拼命三郎的作風，讓他很快寫完了《人生》的初稿，但取個肯綮且響亮的標題成了最後一道難關。

路遙在最初構思時開門見山，給小說起了個非常直白的名字，叫《高加林的故事》，後覺得不妥，寫完初稿，給小說取名《生活的樂章》。

在應邀前往北京改稿期間，路遙再次與王維玲商量了小說的名字，都覺得《生活的樂章》並不理想，但又苦于一時想不出更好的題目，便相約保持書信聯繫，日後再議。

在此後的書信交流中，路遙提議叫《你得到了什麼？》，以呼應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麼？》。但這個題目遭到了來自作家李小白和北京方面的反對。

最後，作家柳青再一次成為了路遙文學路上的指南針。柳青的《創業史》書中有一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在王維玲的建議之下，路遙最終截取了開

頭「人生」二字，將其確定為小說的名字，這段話後來也印在了《人生》的扉頁上。

三易其名，《人生》終於呱呱落地。

與柳青

柳青與路遙同為陝北人，1960年出版的代表作《創業史》對路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柳青是路遙的「文學教父」。早在延安大學求學時期，他就非常崇拜柳青，在學校圖書館把《創業史》讀了四遍，後來為了籌備《平凡的世界》又讀了三遍，前前後後讀了七遍。

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這樣評價《創業史》：

「在現當代中國的長篇小說中，除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較重視柳青的《創業史》。他是我的同鄉，而且在世時直接教導過我。《創業史》雖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無疑在我國當代文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

柳青病重時，路遙還是《延河》雜誌的一名編輯，曾隨《延河》副主編賀抒玉前往醫院探望柳青。1980年和1983年，路遙先後在《延河》發表了特寫《病危中的柳青》和散文《柳青的遺產》。在《病危中

的柳青》的結尾部分，路遙曾如此向柳青表達敬意：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對病危中的你，我們簡直連一句安慰你的話都說不出口來；你已經孱弱到了這個樣子，但你比我們任何人都活的堅強。讓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絕不是最後的敬意，請你相信，就是一個最普通的勞動者，只要他從你的作品和你本身所具有的頑強的進取精神中，接受過一些有益的教導，他就不會用鼯聲回答生活的要求！」

開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寫作之前，路遙曾前往柳青墓祭掃；榮獲茅盾文學獎之後，路遙又特地來到柳青墓前拜謁。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再次表達了對柳青的敬意：

「坦率地說，在中國當代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們為我的文學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觸過多次。《創業史》第二部在《延河》發表時，我還做過他的責任編輯。每次見他，他都海闊天空給我講許多獨到的見解。我細心地研究過他的著作、他的言論和他

本人的一舉一動。他幫助我提升了一個作家所必備的精神素質……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正是我給柳青和秦兆陽兩位導師交出的一份答卷。」

可以看出，柳青對路遙的影響絕不僅僅是在具體的寫作風格方面，他是路遙的燈塔，為他這艘夜航船指明了方向。而路遙對柳青的愛戴也同樣發自內心，以至于在《平凡的世界》中，經常能在字裏行間感受到與《創業史》之間的遙相呼應，而致敬的最好方式便莫過于用作品說話。

《人生》成名之後

《人生》的問世很快為路遙帶來了知名度。在文壇，短時間內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評論文章，光是討論高加林的文章就超過三十篇，文學界形成了一個路遙研究的小高潮；在社會上，《人生》也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最早發表于《收穫》雜誌的《人生》在1982年下半年推出了單行本，首印十三萬冊，很快脫銷；第二版印了十二萬五千冊，一年後又加印七千二百冊，足見讀者追捧之程度。1984年，西安電影制片廠改編拍攝的同名電影在全國

上映，再次在社會上引起轟動。

但「人怕出名豬怕壯」，《人生》給路遙帶來了鮮花與掌聲，也給他原本平靜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波瀾。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回憶道：

「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我看。」

在這些雪片般的讀者來信中，還有一封來自莫言。彼時的莫言還只是文壇上的一個後起之秀，在部隊服役，1981年剛剛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春夜雨霏霏》。讀完《人生》之後，他給路遙寫去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與路遙探討高加林的命運。

除過讀者來信，路遙還要應付刊物約稿，各方面的採訪，以及劇團、電視台、電影制片廠改編作品的請求。還有上門求辦事的親戚朋友，讓他幫著「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甚至是一些「分文不帶而周遊列國的文學浪人」，前來讓路遙為他們

開路費。

路遙在西安礦業學院的講座上分享過這樣一件趣事：

「有時半夜裏三點鐘正睡著覺，突然送來一封加急電報，以為是不是家裏的老人死了，打開一看，才知道是那個電視台要拍點什麼，氣得你覺都睡不成。」

儘管「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但路遙對這種漂浮在半空中的狀態並不滿意，「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為了盡快結束這種「火紅熱鬧的廣場式生活」，他甚至考慮重新擁抱田野，回家幫父親種一年地，但又擔心被認為是炒作而作罷。

而且就《人生》這部作品來說，路遙依然還是不滿意的，他有著更大的野心。在他的設想中，《人生》的規模還應該更大一些。高加林前往省城參加新聞訓練班學習，他就想把高加林在省城的生活日常囊括進來，黃亞萍的人物形象也會更加豐滿一些，但出于各種原因未能實現。在與文學評論家王愚的對談中，路遙曾提到：「但就這部作品（《人生》）來說，再增加點什麼已經很困難了，只有等將來再補救，主要是還要更深一步地理解生活。」一定程度上來說，《人生》中留下來的遺憾也推動了

路遙繼續向《平凡的世界》進軍，也為他後來完成這樣的鴻篇巨作、摘取「茅盾文學獎皇冠上的明珠」作出了鋪墊。

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

縱觀路遙二十余年的創作歷程，他並沒有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帶來的巨大成功而飄飄然，一貫保持著一種謙遜的態度。路遙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作家的「普通勞動者」身份，而文學創作則是一項「體力勞動」，一路上需要克服精神和肉體上層出不窮的困難與挫折，只有「像牛一樣地，像土地一樣地奉獻」，才能完成最後的作品。

在路遙心目中，占據最高地位的應當是他的讀者，還有讀者背後更廣大的人民。對他們，路遙始終飽含深情，又充滿著敬畏。他將自己定位為「勞動人民的兒子」，直言：

「正是那貧瘠而又充滿營養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滿智慧的人民養育了我。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更沒有我的作品。他們是最偉大的人，給他們戴上任何榮譽的桂冠都不過分……生活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只有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才可能使自己

的勞動有一定價值。歷史用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離開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會成功。」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前夕，路遙接受了「長篇連播」節目編輯葉詠梅的採訪，留下了一段珍貴的錄音：

「聽眾朋友們，無論我們在生活中有多少困難、痛苦，甚至不幸，但我們仍然有理由為我們所生活的土地和歲月而感到自豪……我個人認為這個世界是屬於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當然是一個平凡的世界，但也永遠是一個偉大的世界。我呢，作為這個世界裏一名勞動者，將永遠把普通人的世界當作我創作的一個神聖的上帝。」

在茅盾文學獎頒獎現場，他作為獲獎作家代表作了一篇名為《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的感言。他認為：

「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眾的精神需要。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壯麗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養育了作家藝術家。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

萬古長青，我們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

1991年6月，路遙曾在與西安礦業學院師生的交流中提到，「一部作品到底怎麼樣，不僅要叫當代人來評價，還要經受歷史的考驗。」如今，《人生》問世已逾四十年，路遙逝世也已卅年有餘，若是他泉下有知，看到《人生之路》在今天掀起的這股「人生熱」，也定會感到欣慰吧。

轉載自《收穫》



椿萱白发英雄泪

◎ 刘柏谦

列車冒著煙喘著粗氣開進了省城，下車的人流在列車員的引導下有序的往外走。謝俊卿從座位上站起來，大大的伸了個懶腰，終於到家了。這是日思夜想的土地，萬裏回奔的家園啊，我謝俊卿回來了，帶了洋學問回來了。

謝俊卿提上手提箱下車剛要往出站口走，就見人群裏走過來吉林一高中的校長李端芳。

老校長，您來接站？

哎呀，俊卿啊，你瞧，誰來接你了？

說著李端芳向不遠處一指，謝俊卿看到娘正笑咪咪的看著自己。謝俊卿萬沒想到，是娘來接自己。他急忙放下手提箱疾步走到娘跟前，撲通一生跪到娘眼前，失聲叫了一聲，娘，兒回來了，兒想你啊。

李端芳提著謝俊卿的手提箱走過來。

走，走，回去敘話。娘拉起謝俊卿說，娘是坐李校長的車來的，都是特意來接你的。兒呀，快，謝謝李校長。

李校長急忙攔住謝俊卿，不用不用，你萬裏歸來，咱一高中接一接站是應該應份的。走吧。一行人說著話，走出了出站口。一個穿西裝風衣的人，快步走到謝俊卿跟前，你是謝博士嗎？謝俊卿一楞，自己並不認識眼前的人，就問：您是哪位？

那人見謝俊卿這麼說話，就說，我是吉林第一師範的校長，我叫杜子風，整個車站就你一個穿西裝的，我一猜就是謝博士。我來接你，咱們雖然素未謀面，但江城子弟中最傑出的人回來，吉林一師無論如何也要有個心意。

李端芳走過來，杜校長你好，這麼整齊，是迎接什麼貴客？

我是專門來接俊卿的。真巧，李校長也在。

杜校長既然來了，就跟我們一起到西春發酒樓，一高中在那裏擺了接風宴，正好咱們也是難得一見。

好好，我也在西春發定了雅間，咱們看看哪間敞亮，走。

李端芳安排謝俊卿和她娘還有自己夫人上了一高中的車，其余人上了人力洋車，杜子風的車一溜煙的奔西春發酒樓而去。

這場發生在1933年的人才爭奪戰，在西春發酒樓的雅間大江醉月裏正式打響。一方是吉林第一師範學校，出場選手是校長杜子風和謝俊卿的親姐姐謝玉環。另一方出場選手是省立第一高級中學校長李端芳和夫人鄭虹。鄭虹和謝玉環都是吉林一師的老師，其余人還有一高中的教務長和

席務長，然後便是謝俊卿的娘。

大家落座，杜子風對李端芳說，還是李校長選的房間敞亮，陽面不說，你瞧這牆上的字畫，竟然是吉林夫子毓松的親筆，萬裏江山，一襟情懷，大有步入仙境之感啊。

李端芳回望了杜子風一眼說，彼此彼此，杜校長親臨，實在是一高中的榮幸。鄙人就鬥膽做個主持，請謝媽媽正座。謝俊卿的娘已經在正座上，李端芳這麼說無非是顯得自己是酒席的主人和對謝俊卿的看重。

今天，鄙人與本校同仁來接俊卿，正好杜校長同座，正是大家同心同意，為俊卿接風洗塵，以盡母校對俊卿的渴念之心。

杜子風眼見這一桌上只有自己和謝玉環屬于一師陣營，料知爭奪戰難以取勝，便清了清嗓子說，俊卿萬裏歸來，實在是吉林一城的歡欣之事。咱一師借李校長的光，與俊卿結第一面緣分，還望俊卿日後能多多關照一師。

謝俊卿起身答謝道，杜校長親自蒞臨，俊卿倍感榮幸，日後說不得請杜校長指點俊卿一二。

酒宴從中午開始，一直持續了將近三

個小時。謝俊卿的娘覺著有點累了，李端芳就對杜子風說，讓謝媽媽和俊卿回家說說話，咱們就不打擾了吧。杜子風點了點頭，就對謝媽媽說，兒子回來了，自然要跟娘親近親近，回去的時候請謝媽媽坐我的車，讓謝玉環和李夫人陪著。回頭對謝俊卿說，別忘了你關照一師的話，空閑了到一師走走。

兩位來接謝俊卿的校長都發了財。李校長直接得到了謝俊卿就職一高中的承諾，杜校長得到了時常到一師走走的許諾。

這謝俊卿是誰？是何等人物？竟讓吉林第一學府的省立一高中校長聞風而動，聽夫人說謝俊卿近日回國就立即趕到謝俊卿家拜訪謝母，打聽謝俊卿歸來的時間和車次？這其中自是大有淵源。

謝俊卿就是一高中的畢業生，在一高中讀書時的綽號叫天字一號。他有建校以來無人打破的求學記錄。一高中是什麼地方？整個吉林省的考生都想進的高中，錄取新生經常是五中選一甚至十中選一，吃掉了省內所有拔尖學子。謝俊卿的記錄是，入學成績第一，三年年考第一，畢業成績第一。這還不算，還是第一個留洋生，第一個回歸母校生，這些驕人戰績迄今無人

能挑戰。

謝俊卿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英中美文學比較和中外文人風骨之研究。謝俊卿沒有想到，李端芳沒讓他講國文，而是讓他講英文。李端芳的說法是，英國和美國加起來十年，教英文一定強於教國文。國文的好老師容易找，英文的好老師那可是天下難尋。

謝俊卿的第一堂課是在吉林一師上的，講中國人怎麼學好英文。杜子風把謝俊卿請到一師，騰出一個大教室，兩個班學生坐滿了教室，過道也站滿了旁聽的學生。

謝俊卿在講堂上，舉止優雅，聲音洪亮。感謝杜校長給我這個機會向大家彙報我學習英文的體會。我們中國人的語言是獨特的東方語言，我們是方塊字，這和外國的字母文字大相逕庭。我們從小浸泡在方塊字裏，已經熟悉方塊字的所有表現。無論出什麼樣的文字形式和內容，成語也好，俚語也好，歇後語也好，我們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接受，以至達到隨意揮灑的程度。但字母文字，我們不熟，學起來就有很多困難。不消說俚語和典故成語，便是一些習慣用語，也需要下記誦的功夫。光單詞到語法也要消耗我們一兩年時間。

杜校長希望我能把一師的英語課也兼起來，如果我能和大家一起學習，現有教材我們只用三個月，然後就聽我來講。

大家知道，語言是最複雜多變的，同時也是最豐富多彩的。外國人學英語是不以語法為重的，他們早就形成了語言習慣，語法是反映他們語言定式的東西。所以，要想學好英語，就要多記單詞，多背小說，多聽故事。像洋人小孩那樣學習英文。不消一兩年，你的英語表達和書寫就能上道。至於考試，只要你能對答如流就不必擔心。即使是考大學，你的詞性、語法、習慣表達這些東西完全是用小說熏陶出來的，難道你不會重現小說裏描述情景的用語嗎？不能想出一些神采飛揚的表達嗎？

所以，我們的教材將是 *Wuthering Heights* (呼嘯山莊)，是 *Revenge of Prince* (王子復仇記)，是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是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海明威)。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能把我們帶進壯美的世界、迷人的情節和神奇的變幻。

當然，由淺入深和深入淺出是我的事情。我和大家的共同責任是製造一個輕鬆的英文環境，說英文，寫英文，一點點地把英文變成可以致用的技能。

我還會介紹一些我們中國前輩的著作，介紹那些致力于中文西譯的前輩，介紹那些把中國典籍翻譯成英文的傑作。

如果有機會，我們再做中西文學的比較。所以，你們必須下硬功夫，三個月後的考試要過八十五分，不然你將面臨被淘汰，面臨旁聽生的待遇。

謝俊卿和一師學生見面的大課講了兩個小時。旁聽的姐姐謝玉環和校長杜子風都感覺大開眼界，不留洋是講不出這等高論的。一師有福啊，學生們有福啊。

謝俊卿到一高中沒超過一年就得了個新綽號叫隨便問。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綽號，他代表著英文你隨便問，謝俊卿給你的回答一定是很英國或很美國的。得這個綽號前有一場硬仗是在英文老師常振甲看一本英文《論語》的時候出現的，見謝俊卿走過來常振甲就大聲朗讀起來。

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

讀過之後，向謝俊卿說，這是正宗的英語，知道這語是怎麼說的嗎？

我想我知道，你是想聽古文呢還是想聽今文？

兩個都想聽聽。

那好，我就先說古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對嗎？

那今文呢？

師傅說：「華麗的言語和炫目的外表很難與美德聯繫起來。」

看來你對論語蠻有感覺，了不得。留洋十年還記著中國的故紙文章。

謝俊卿好像沒有聽進去，對常振甲說，你方才念的英文不很地道，至少譯者對中文缺少感覺。孔夫子的這句話應該這麼翻譯。

Confucius remarked, 「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

你看啊，plausible speech 和 fine manners 是不是比 fine words 和 insinuating appearance 更加貼近孔夫子原意？盡管在語法和語意上，你念的英文也是嚴謹的，但「鮮矣仁」這三個字到了英文中就應該是「仁鮮矣」。

常振甲從抽屜裏拿出一本道德經來，隨手翻出一段讀到：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謝老師，這句話該當如何翻譯？

謝俊卿望著常振甲說，我碰巧讀過林

語堂二先生的翻譯，The Names that can be given, are not absolute Names。

常振甲是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受的也是英美教育。但今天這場對白，讓常振甲的心頭驀然一振。謝俊卿絕非一般角色，堪稱中西一爐，加上年輕，正是不可量之才。常振甲在老師中間一傳，找謝俊卿請教的和來教室旁聽的越發多了起來。

謝俊卿只是正常上課，一個小包袱皮裏，包著兩三本英文原著，挑選其中一兩節，精講一遍，然後責令學生背誦其中一節，下次課檢查。

一年後，省教育廳組織高中兩年一次的例行測評。英語卷考的是詞法、句法和作文，一高中學生竟然沒有低於八十五分的，在全省一炮走紅。

1928年，謝俊卿遇到人生的一個大抉擇。剛過暑假，教育廳給一高中下了個征詢令，要調謝俊卿到教育廳任中學科科長，主掌全省中學教育。只要謝俊卿同意，命令隨即下達。同時籌建中的吉林大學發來了聘書，上面有校長張作相和副校長李錫恩的親筆簽名。

當李端芳拿著征詢令給謝俊卿看時，謝俊卿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般。不去不去，

那不是好老師該去的地方。李端芳希望謝俊卿去教育廳，一高中推薦怕還沒有機會呢。就說，你還是考慮一下，不然回家問問你娘的意見。不必了，到官場去會毀了我，當老師能成就我，您替我選擇的話，您怎麼選呢？李端芳也就不再勸了，自己回去給教育廳打電話交差去了。

接到吉林大學的聘書，謝俊卿動心了。整個東北就一所大學，當年如果不是李校長親自接站，自己可能會投奔東北大學去。現在成立吉林大學，就在自己家門口，諸事方便，多好的事情。況且，教高層次學生，更能體現自己多年所學的价值。

謝俊卿到校長室對李端芳說，我打算接受吉林大學的邀請。咱們這裏我教的學生還有半個學期結束，我會完成最後的教學。這麼多年校長對我的栽培和幫助，謝某銘刻在心，時刻不敢有忘。然後，對李端芳深鞠一躬，就準備退出去。李端芳急忙拉住謝俊卿，俊卿啊，我知道留不住你。到大學去，遇事不順就回來聊聊，這裏不僅是你的母校，也都是你的親人。去吧，都在一座城裏，逢年過節的回來看看，和我這老頭子喝杯茶。

謝俊卿強忍住淚水，又對李端芳鞠了

個躬，快步走出校長室。垂落的眼淚打在水袖上落成個梅花的樣子。

謝俊卿剛到吉林大學不久，吉林大學就停辦了，真是一場春夢啊。就兩年時間，所有工作剛踢出第一腳，正想施展的時候，學校沒了。謝俊卿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李端芳就出現了。他怕謝俊卿到別處去，尤其怕他遇到危險。日本人剛進城，諸事都說不清楚。一個教書的人，遠行有多危險，沒人知道。雖然一高中也關閉了，但很快就會重新開學，無論如何得讓俊卿先找個地方安身立命。

1932年一月底，一高中接到維也納的一個電話找謝俊卿博士，對方知道謝俊卿的狀況後就請他務必第二天上午十點接電話，特意叮囑接電話的人無論如何請轉告謝俊卿。李端芳親自到謝家告訴謝俊卿維也納電話的事情，叮囑謝俊卿明天上午去接這個維也納電話。

維也納的電話很准時。謝俊卿萬萬沒有想到打電話的是美國人麥考伊和中國外交家顧維鈞。這是個邀請電話，請謝俊卿了解當地情況，必要時幫助國聯調查團。

5月5日，謝俊卿終於盼到了國聯調查團。調查團下車後立即被安排進日本

人辦的亞細亞旅館，斷絕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謝俊卿繞著亞細亞旅館轉了一天也沒有機會靠近，只好悻悻而回。

第二天一早，謝俊卿就跑到亞細亞旅館門前等候。見一行人出來，謝俊卿就喊，

McCoy, McCoy, I, B. Xie, D. Xie. 麥考伊，我是謝博士)

謝俊卿沒見過麥考伊，大聲喊出來，麥考伊自會過來相見。誰知，過來的是穿侍者服裝的日本兵，揮拳將謝俊卿趕到一邊，不許再喊叫。

謝俊卿眼巴巴的看著幾個西方人和一群日本軍人上車走了，心知自己無法攆上，灰心喪氣的打道回府了。

第二天，報上說國聯調查團到哈爾濱去了。謝俊卿氣的直翻白眼，這是調查團嗎？他們調查了什麼？有日本人跟著，調查團能調查出個屁？謝俊卿一生中唯有這次說了一個髒字，實在是難忍心頭怒氣。

一高中的門衛送來一封信，上寫煩交謝俊卿博士。謝俊卿拆開信，見是一筆秀麗的小楷。請將你所知寫信寄奉天中街川崎旅館一樓男侍荆鋤田，調查團歸來會住在那裏，可以收到。落款是顧維鈞，民國廿一年五月十五日夜。

謝俊卿立即寫信，把準備對麥考伊和顧維鈞說的話落到信紙上。

日軍去年9月2日進吉林城，迄今已八個月有余。我所知僅吉林城內殺人立威已超過十二人，搗毀店鋪兩處，飛機投彈兩處。洋洋灑灑開始陳述諸多細節。信寫好了，送郵局貼上郵票就完成了任務。哪想到，信投進郵箱招來的是警察。

謝俊卿被請到吉林警務大隊。警務大隊都是原來的地方警察，對謝俊卿還算客氣。直接說了啊，你寫的信，日本人看了，叫我們逮捕你。你看，我們也是奉命行事，想來謝先生不會為難弟兄們。這麼著吧，也不給你戴鎖子了，先到號裏委屈幾天。

謝俊卿被押到吉林模範監獄，幾天不見天日。這天，娘來了。娘頭髮都白了，看得謝俊卿心頭一陣酸楚。孩兒驚動了娘，讓娘不得安生，實在是罪過啊。娘一步步走過來，拉著謝俊卿的手說，走，跟娘回家，咱回家，啊！謝俊卿萬沒想到，娘有這麼大神通，能把反日罪名的兒子救出牢房。

謝俊卿隨著娘一步步的往外走，見有獄卒在側就忍住疑問。一直出了監獄大門，才見到救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在愛丁堡

大學的同學，研究東方文化的重松信弘。

見謝俊卿面無悅色。重松信弘就說，俊卿，我知道你，你是個讀書教書的料，無論如何也不會參與到學校之外的事情。吉林大學馬上要開學了，你還得回來教書。不錯，是我擔保的你，你是語言文化研究的天才，即使日本人來了，也不應該埋沒一個天才。

見謝俊卿不說話，重松信弘就說，那年你想把中國的典籍翻譯成英文，你就摺下一切開始熬夜。直到你讀完辜鴻銘三和林語堂才扔下一切，歎口氣說，你永遠也趕不上辜林。我那時是多麼佩服你，那麼坦誠，那麼執著，真是讀書人的榜樣。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實不相瞞，我已就任吉林大學教務長。我查閱教員名單時看到你，便找到你家想見到你。沒想到你被拘役。是我去找的小林中佐，他負責全城治安警戒。我是日本人，是吉林大學的教務長，我們又是同學，小林很爽快的答應下來。我本想直接接你回去，可你娘非要親自接你。我只好退避三舍了。

問你個問題，吉林大學還是中國的大學嗎？

當然，當然。招中國學生，用中國老師。只是可能要改個名字，得叫師道學校，這只是符合日本的叫法而已。你不要疑慮，你的教席已經虛席以待，還當英文教授。

俊卿娘說話了，孩子，你準備去嗎？娘也老了，你想幹啥也不用擔著娘，有你姐姐哪。娘的話是勸俊卿自己拿主意，卻被謝俊卿錯解了。娘老了，頭髮白了，娘還能有多少好日子？如果自己再次遠離家園，娘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淚，平添多少白發。娘啊娘啊，孩兒想遠走高飛啊，可，可，這話實在是說不出口啊。

看到謝俊卿垂頭不語，重松信弘說，你放心，一應待遇只有提高不會下降。謝俊卿擡起帶淚的臉說，不許你幹涉我，我無論講什麼，你都不得幹涉，哪怕我講最後一課^㉔。

好，好，我絕不幹涉，絕不幹涉你。

謝俊卿又回到熟悉的校園，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不同的是，他失去了意氣風發，失去了想大幹一場的雄心。

史家聞此感天動地的至孝事迹，擊案感佩，世間不聞孝義久矣，脫口贊曰：

古來大孝釀忠臣
廿四孝經倫理真

樁萱白發英雄淚
磐石危邦斬樓身

注釋：

㉒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今漳州)人。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1950年和1958年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品包括小說《京華煙雲》《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1966年定居台灣，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㉓ 國聯調查團：九一八事變後，國聯在收到中國的訴求，1931年12月，國聯通過決議，派調查團赴中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的起因。1932年1月22日，李頓調查團正式成立。英國人李頓任調查團團長，成員有美國人麥考伊、法國人克勞德、德國人希尼、意大利人馬柯迪、中國人顧維鈞，日本人吉田任顧問。

㉔ 辜鴻銘(1857年~1928)，名湯生，字鴻銘，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翻譯了「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著

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和《中國人的精神》等英文書，熱衷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㉕ 最後一課：法國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的短篇小說，1873年發表。《最後一課》講述普法戰爭中被普魯士強行割讓的一所鄉村小學上告別自己母語的最後一堂課，通過一個孩子的眼光來展現整個淪陷區的屈辱和對自己故土的深切的思念。

轉載自《鄉土文學》



我們和 ChatGPT 一起專訪了《人類簡史》作者

◎ 尤瓦拉·赫拉利

「人類文化基于語言。而因為人工智能已經破解了語言，它現在可以開始創造文化。」

尤瓦爾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以其《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和《今日簡史》等風靡全球的著作，成為當今最為著名的暢銷書作家、曆史學家和哲學家之一。赫拉利不僅關注人類的曆史，也頗為關注人類社會的發展，對於 ChatGPT 的出現尤為感興趣。他的名著《人類簡史》再版中的序言也有一部分是由 ChatGPT 撰寫。

關於 ChatGPT 在全世界所引發的熱潮，以及人工智能對於人類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等問題，赫拉利通過郵件接受了本刊的獨家專訪。我們總共給赫拉利提了 7 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正是來自 ChatGPT 4 (但我們並未告知具體是哪一個)。赫拉利

最終回答了其中的 6 個問題——包括來自 ChatGPT 4 的問題。

赫拉利使用英文回覆我們的專訪問題。本篇中文譯文主要出自 ChatGPT 4，而後由苗千進行逐句檢查和校對。隨後我們發現，ChatGPT 4 的翻譯展現出驚人的準確性和流暢性，人力檢查幾無必要。

三聯生活周刊：哪種情景對你來說更可怕：人工智能表現得越來越像人類，還是人類表現得越來越像人工智能？

赫拉利：兩者都很可怕。人工智能表現得像人類的可怕之處在於，這可能會對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心理造成破壞。人類可能會越來越多地與人工智能建立親密關係，而犧牲掉他們與其他之間在社會和心理層面的聯繫。這可能會破壞人類社會，並且

導致深刻的心理健康危機。

至于人類表現得像人工智能，我們很難想象這意味著什麼。因為我們不知道人工智能能夠產生出哪些行為。盡管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曆史，目前人工智能只是邁出了它的第一步。在現實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僅在過去 20 年裏才出現。我們還沒看到什麼。打個比方，想象在大約 5 億年前的原始地球上出現了第一個生物。當你觀察這些古老的生物時，你能想象它們最終會發展成恐龍、熊貓和乘坐著宇宙飛船飛向月球的人類嗎？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要比有機生物快得多，而且因為它不受有機化學規律的限制，它可以朝著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向發展。那麼人工智能在 50 年或 100 年後究竟會如何表現？關於人類可能越來越像人工智能這個觀點

的問題在于，它假設人類能夠跟上人工智能的步伐——這絕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情。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應該將人類的道德規則應用于人工智能，還是該為其創建一套全新的道德？

赫拉利：我們需要一套全新的道德規則，因為人工智能具有與人類完全不同的能力，而且它沒有人類天生的種種限制以及在心理方面的防護。在這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端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交媒體是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首次接觸。當社交媒體剛剛出現時，人工智能還不夠先進，無法創造出新內容。它能做的就是選擇某些內容發送給用戶以提高用戶的參與度。讓我們看看發生了什麼。人工智能並沒有意圖加劇政治的兩極分化，或是破壞人們的心理健康。社交媒體平台人工智能系統的設計者也並沒有打算讓這種情況發生。他們只是沒有考慮到人工智能不遵循那些規範人類行為的規則。他們只是給人工智能設定了一個提高參與度的目標，卻沒有考慮到它為實現這個目標可能採取的所有行動。

現在我們已經處于這樣一個階段：人工智能已經足夠先進，可以創造自己的文字和圖像。如果情況沒有改變，那麼我們文化中的大部分文字、圖像、旋律甚至工具都將是由人工智能制作的。我們必須讓這個過程變慢，讓整個社會適應這個情況，並且制定出一套（應用于人工智能的）道德規則。否則我們的文明就有被摧毀風險。

三聯生活周刊：與依賴個性化推薦的社交媒體信息流相反，GPT所生成的回應是基于跨多種語言的訓練數據。一些人認為GPT可能有助於實現一個不那么兩極分化的世界。你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結果嗎？

赫拉利：這是一種可能的情景。但另一種可能的情景是，GPT、GPT和更先進的人工智能將開創新的時尚、意識形態甚至是宗教，這反而將增加兩極分化。人類文化基于語言。而因為人工智能已經破解了語言，它現在可以開始創造文化。如今世界各地的文化多樣性令人驚歎，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由人類創造的。在未來，由于人工智能的原因，這將發生改變。人類將開始適應由非人類實體創造

的文化。而且，由于文化是人類的「操作系統」，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將能夠改變人類思考、感受和行為的方式。

在與持有不同觀點和價值觀的人溝通時，我們已經遇到了困難。想象一下，與一個觀點和價值觀是由人工智能所塑造的人交流會是什麼樣子！人工智能所驅動的文化遠非讓人們走到一起，反而可能使人們更難以理解彼此。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非人類智能的幻覺之中。

三聯生活周刊：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擔憂工作流失以及它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在緩解這些潛在的負面影響方面，您認為政府和社會機構需要扮演怎樣的角

赫拉利：政府將不得不介入，對勞動力進行再培訓。就像在20世紀政府為年輕人建立了大規模教育系統一樣，在21世紀，政府還需要為成年人建立大規模的再教育系統。這還不夠。工人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心理層面的。即便政府提供免費培訓課程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工人可能也沒有足夠的心理上的韌性來適應新的現實。想象一下，你是一個60歲的卡車司機，因

為自動駕駛卡車的出現而失去了工作。在你這個年齡階段，你還有心理力量去徹底重塑自己嗎？即使你成功實現了轉變——到了50歲時，你還能再做一次嗎？再過10年呢？由於人類預期壽命的提高，退休年齡可能會推遲到70歲、80歲甚至是80歲。

為了讓人們對這樣的未來做好準備，政府也需要改變他們教育小孩子的方式。21世紀教育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增加心理的靈活性。在過去，是教育塑造人的身份，就像石頭房子一樣——有深厚的基礎和堅固的牆壁。現在我們則需要建立像帳篷一樣的人類身份——你可以輕鬆地折疊和移動。這可以幫助人們應對生活在如此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所產生的情緒問題。

歸根結底，在自動化時代，政府的座右銘應該是：「不要保護工作，保護人。」很多人擔心如果沒有工作，他們的生活將沒有目標和價值，所以我們必須保護工作。實際上，只要需求都被滿足，人們即使沒有工作也可以興盛。人們可以在社區、家庭、藝術、運動、精神領域和自我探索中找到目的。孩子們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也過著非常有意義的生活。畢竟如果你把自

己的生活投入到建設社區、長時間的冥想、徒步旅行和繪畫中，或者在超市當收銀員，你更喜歡哪個選擇？但是為了讓人們可以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依然幸福，我們需要確保自動化革命的經濟利益是由所有人共享，而不是被少數精英所壟斷。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重要理論之一是，「**人是一個講故事的動物，思考的方式是通過故事而不是數字或圖表**」，而正是我們集體的虛構定義了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應該選擇相信什麼樣的故事？或者至少，我們應該警惕哪些故事？

赫拉利：我們應該警惕關於技術烏托邦的故事。烏托邦是危險的，它們從未成功過。在歷史上，所有試圖創造烏托邦的嘗試都導致了災難，就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試圖在地球上建立天國，以及納粹試圖創造超人種族的嘗試。我們不應追求烏托邦，而是應該關注改善人們生活的實際問題。忘記用技術創造完美社會的想法，而是專注于用技術建設更好的學校和醫院。

我們也應該警惕懷舊的幻想。可以理解，許多人擔心技術將如何改變世界。他們在尋找一個人能為他們展示出關於未來

的清晰圖景。然而，全球的政治家們卻承諾可以將社會帶回到一個想象中的黃金時代。這樣的故事有幾個問題。首先，過去並不怎麼有趣，而且我們也無法回到過去。盡管現在的世界充滿了問題，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仍然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要好。你真的想回到一個三分之一的兒童在進入成年之前就會因饑荒或疾病而死亡的世界嗎？

另一個問題是，盡管聽政治家們談論一個想象中的過去可能令人感到安慰，這無助於我們為正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找到解決方案——生態崩潰、核戰爭和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的崛起……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合作，而利用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神話和回顧過去完全無助於我們達成任何協議以應對顛覆性技術或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

最後，儘管很多人認為國籍是他們身份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國家認同只是我們身份的很小一部分。人類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超過200萬年，而我們今天所知的所有國家和宗教都是在過去500年之內的產物。我們所有的「古老傳統」實際上都相當新。它們只是不斷變化的社會構造，而

非永恒真理。

一個更好的未來故事是，以我們擁有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命運為出發點。我們這個物種起源于世界的同一個角落，現在我們有了摧毀世界的力量，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明智地使用這些力量。

三聯生活周刊：許多專家預測人工智能最終將在許多領域超越人類智能。你認為這將如何影響我們對於「人類」的理解，以及我們看待彼此以及和周圍世界聯系的方式？

赫拉利：如果人工智能最終確實在很多領域超越了人類的智能，那麼智能對人類的重要性也就會降低，而意識（consciousness）將變得更加重要。理解兩者之間的區別至關重要。

智能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意識是感受到諸如痛苦、快樂、愛和憤怒等情感的能力。在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中，智能與意識相輔相成。銀行家、司機、醫生和藝術家在解決某些問題時依賴自己的感受。然而計算機可以通過與人類完全不同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而且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認為它們在這個過程中會發展出意識。在過

去的半個世紀裏，計算機智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計算機意識方面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根據我們的理解，2033年的計算機並沒有比20世紀50年代的原型機更有意識，也沒有跡象表明它們正在能夠發展出意識的道路上。

可能有幾種通向超級智能的路徑，而只有其中的一些路徑涉及到獲得意識。就像飛機在沒有羽毛的情況下也飛得比鳥兒快一樣，計算機也可能在沒有感情的情況下比人類更好地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們的感受能力變得比以往更重要的原因，正是我們對痛苦和苦難的認識使我們能夠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防止最糟糕的情景發生。我們將必須教會人工智能如何預防苦難，因為它對苦難一無所知。

這也就是為什麼研究意識和研究智能同樣重要。我們需要學會如何將人類價值觀這種抽象的概念植入到計算機代碼這類具體的東西中。所以我建議，對於我們投入到提高人工智能的每一分金錢和時間，我們都應該投入相等的金錢和時間來研究和發展人類的思想。否則，我們就可能被一種具有超級智能但完全沒有意識的實體所主宰。它們可以在任何任務中都超越我

們，但卻完全不顧愛、美和喜悅的體驗。

轉載自《三聯生活周刊》



光棍康德的幸福生活

◎ 微信公眾號

「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

蘇格拉底說人類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學。想要幸福，去讀哲學吧。而讀哲學，康德是變不過去的。

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出生于東普魯士柯尼西斯堡（現變成俄羅斯領土，改名加冕賓格勒），幼年自述為：「我胸腔狹窄，心肺活動空間均不夠，天生就有疑病症傾向，幼時甚至十分厭世。」康德厭世，理由充分。他雖金發碧眼，面色紅潤，但身高僅得 1.55 米，雙肩高低不一，精神脆弱，十分敏感，連剛印好的報紙也能讓他狂打噴嚏。除了身材不好，他還高度近視；腦袋雖不大，卻與瘦小身材不成比例。唯一的亮點是目光：炯炯烈焰，至老不衰，令人如沐神魄，弗敢

逼視。

13 歲喪母，16 歲即升入柯尼西斯堡大學。家貧，甫一入學便因褲子破了拿去縫，而出不了宿舍門。四年後，父親猝然去世，把三妹一弟留給即將畢業的康德。長兄如父，康德斷然輟學，先後在柯城郊區三個貴族家庭當家庭教師二年，養活三妹一弟和自己！期間和女東家凱撒琳伯爵夫人傳出緋聞。

1755 年 6 月，弟妹成人的康德重裝上陣，以 32 歲高齡殺回柯大，並馬上顯示出自己一生後發制人的澎湃動刀，先以《論火》獲碩士，三月後，再以《對形而上學知識基本原理的新解釋》通過答辯，成為柯大無講席講師，開始長達十年的教學生涯。

康德一輩子沒幹過別的，除了讀書，

寫書，就是教書。教過邏輯、形而上學、人類學、道德哲學、倫理、自然神學、數學、物理、力學、美學、地理、生物、教育學、自然法。康德的職業是教書匠，研究哲學完全是業餘愛好。在《純粹理性批判》贏得整個世界之前，康德是個業餘哲學青年。

康德上課，從不遲到、缺席，從不照本宣科。從未出過國的康德講課趣聞逸事不斷，間雜異國風土人情，經常把學生講得當堂大笑或落淚。康德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以貧質中平的學生能聽懂為標準。他常說：「我不是教給你們哲學，而是教你們如何進行哲學思考」，開素質教育之先河。

康德受學生歡迎，有聽課費為證。當時教授工資形同虛設，主要收入是學生的

聽課費，有時甚至當堂交費，聽一節交一節。康老師光靠講課就買得起樓，雇得起仆人！聽課費雖多，但康老師與學生的友誼卻足為榜樣。他在生活上經常慷慨解囊資助貧困生，導致很多學生把他當爹看，連他的家務也概由學生張羅。康德仆人浪泊是個退伍老兵，老眼昏花，精力不濟，工作態度也很成問題。有次外出前康德忘了關書房窗戶，回家後發現滿屋子臭椿象。康德幼稚地以為它們追光而來，從此不開書房窗戶。實際上是浪泊懶于打掃，屋裏太臭招來了這些昆蟲。此後，學生瓦西安斯基就一聲不吭地免費接管了康家的衛生工作。

康德活到差兩個月零十天滿 88 歲，最遠只去過俄羅斯元帥洛索夫的莊園，該莊園距柯城 137.7 公裏！他固守柯城，是因為他和愛因斯坦一樣，當教授。但是，這個夢想讓康德付出了遠超過愛因斯坦的執著，1764 年，柯大才給了年過 60 的康德一個詩藝學教授講席，當時歐洲平均壽命 50 歲，16 歲上柯大的康德一口回絕了，有些文章說此時康德已經發財，所以有資本挑剔。此言不確。一年後，康德就任薪水遠比教授差的大學圖書館員就是明證。館

員雖然收入差，卻也是 6 歲康德的平生第一個固定職位。後來，16 歲的康圖書管理員還拒絕了埃爾朗根和耶拿大學工資超過柯大三倍的教授職位。

執著者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執著。1770 年，康德以 66 歲高齡終獲教授講席，按 50 歲的平均壽命計算，康德這個書呆子還有四年可活。沒有誰一一包括他自己一一會想到，他這個教授要一當 29 年。

歐洲大學傳統，雖然並無「每年必須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之類的規定，但教授的江湖地位，卻取決於論文質量和數量。一年沒有，自己知道；兩年沒有，同事知道；三年沒有，學生就知道了。雖然不會下崗（歐洲教授向為終身制），但個人聲望勢必跳水。

康教授，厚積二年，居然沒有一篇科研成果！非議沸騰，康德由是名聲大振，一舉躍居平庸教授榜首，成為德國教育界的頭號笑柄。當時哲學家門德爾西·門德爾松（作曲家門德爾松之爺）公開稱康德讓所有的德國大學蒙羞。康德學生克芳斯一次在柏林參加教授聚會時宣布康德正在寫一本偉大的著作，贏得首都教授們的一片哄笑和調侃。地理學家兼天文學家伯努利

訪問柯城後寫道：「我在伯爵家裏和一位學者共進午餐，他是柯大最偉大的成員之一，受人尊敬的康德教授。這位著名教授是社交中活潑有禮的人物，他擁有如此優雅的生活方式，以致讓人很難想象他體內藏著這樣一顆深深探求的心靈。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容流露出大智大慧，與達朗貝爾的相似之處確實引人注目……康先生很久沒有發表哲學著作了。他保證他不久便會出版一本小冊子。」

他說的小冊子的就是《純粹理性批判》。當時，康德自己也認為《純粹理性批判》只能寫成小冊子。孰料一動筆，數月之間，856 頁的《純粹理性批判》便一揮而就。但是，這本「歐洲有史以來寫就的最重要的書」（叔本華），出版之後竟無人喝彩。真正令人對《純粹理性批判》望而卻步的，是它太晦澀難解了。它甫一出版，即奪得哲學史長句冠軍——一個讀者寫信抱怨康德：「讀你的書十個手指頭都不夠用，因為你寫的句子太長了。我用一個指頭按住一個從句，十個指頭都用完了，一句話還沒讀完！」

德國人傳統生活理想是：買一棟樓，種幾棵樹，養一只狗，結一次婚，生一堆

孩子。康校長只辦到了一點：3歲的時候，他買了一棟樓。小樓位于市中心僻靜後街，並不豪華，一個花園美輪美奐，可卻是別人的，因為在樓內根本看不見它。一樓一邊是能裝80人的教室，另一邊是廚娘睡房，常臥一貓一狗；二樓一邊是飯廳、圖書室和臥室，另一邊是客廳和書房。書房裏有兩張書桌，一只三腳半圈椅。可康德入住後才發現書房正對柯城監獄。當時監獄改造思想的靈丹妙方是讓犯人每天三遍高唱聖歌，唱得最賣力者可評「先進」縮短刑期。因此，犯人們唱起歌來都是情真意切，聲震四野，讓康校長大煩，盛夏亦不得開窗。為此，他多次求助于鐵哥們兒、市長兼警察局長西佩。這件事體現出歐洲法治的偉大。校長與市長的鐵交情大也不過法律書上那幾行字。西佩雖然很想幫康德，卻無法繞過市議會直接下令犯人停止唱歌。這事兒最終沒辦成，所以三大批判中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都殺青于犯人們頌聖歌中。

對生命有追求者，對鄰居要求必高。康德與鄰居，有許多故事。哲學需靜思，康德因此視音樂為噪音，偏偏鄰居有只動動長鳴的公雞。康德不堪其擾，高價買下

準備一了百了。豈知該流氓鄰居拿到錢後，堅決反對康德殺雞。最後，康德不得不把雞養下去，只是這回公雞每天是在他自己的院子裏叫了！

康德傍晚時分喜歡眺望窗外柯城大教堂的尖頂，休息眼睛，放鬆思想。然而另一鄰居尼科羅維斯花園裏的楊樹瘋長，不久即遮住教堂。康德向尼氏抱怨。尼氏比養雞的鄰居好。他應康德的要求把楊樹砍了。

據研究，哲學家能否偉大，與其生活是否規律成正比。康德是最好榜樣。有傳記作家表揚他曰：「康德的一生就像一個最規則的動詞。」是的。而且是一個從不與其它詞搭配的動詞。康德這個規則動詞，首先規則在他的起居時間表。海涅蓋棺論定：「康德沒什麼生活故事。因為他既無生活，也無故事。」另一位著名康飯尼采倒是肯定康德有故事。他說，康德的一生就是「一個腦袋的故事」。說這話時，尼采當然沒料到自己的一生只有一個故事，而且是個沒有結果的故事——莎樂美。

現將康德起居時間表羅列如下

4:5 浪泊叫醒康德。康德命令：無論他怎麼賴床，浪泊都必須把他從床上提溜

起來。這是康德一生中最激烈的鬥爭，但每次都以浪泊勝利告終。

5:00 喝兩杯茶，抽一鬥煙，備課。康德嚴格規定自己每天只抽一鬥，終生不變。但是，隨著年紀增加，煙鬥越來越大。

7:00—9:00 在一樓教室上課。

9:00—12:45 寫作。康德的三大批判都完成于這個時間段。

12:45 下樓待客。對遲到的客人一律賞以長臉。

13:00—16:00 康德生活中的惟一高潮：與自己點名邀請的女人共進午餐。

16:00—17:00 散步。之後看書到22點。康德的書房溫度要求恒定15度。22點一到他立刻上床，且終生沾枕頭即著。康德睡覺，鋪床和蓋被子都有嚴格程序。為保障睡眠的連續性，他在夜壺上綁了根兒繩子，晚上起夜不用點燈下床，直接拽過夜壺即辦。

每天如是，一生不變。惟一的新鮮事兒，就是周一、周五郵車來送書報信件。

尼采13歲開始紀錄自己言行以備後世景仰，黑格爾也有同樣愛好。但是，雖然生前就有人作《康德傳》並寄給他本人，但以寫字為生的康德沒有自傳。他說：「世

上無人像其自以為是的那麼重要。」同時代啓蒙大師萊辛說：「康德承擔了教諭世界的重任。他激賞一切充滿生命的力量，單單忘了自賞。」康德是有意爲之。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前言中他曾引用培根《科學的偉大復興》的名言「*se homo sapiens scimus*」（我們個人不值一提）。

康秀才這個規則動詞不僅規則在日程表上。還有他那最爲著名的散步。

康德每天 5:00 必出門散步，教堂鐘聲隨著他邁步出門響起。因此，柯城居民很多以康德出現來對表。鮮爲人知的是，康德散步不僅定時，而且定點。他永遠沿著小菩提樹路散步，每天八個來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康德去世後，該路被市政府命名爲「哲學家之路」。

康德散步，規則良多。他永遠穿著灰大衣，手裏永遠提根兒司的克（手杖），只用鼻子呼吸，因爲他深信張嘴會讓風濕病從口而入。康德認爲散步使人感官徹底開放，神遊四方，心竅八極，精彩程度堪比縱橫世界的旅行。有人說：「康德所有的偉大曆險都發生在他的頭腦中。」另外，他散步時拒絕與人交談，認爲一開口就會打亂自己散步的節奏。與愛因斯坦相反，康德

還從不攜友散步。他認爲這會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調整步幅和步速配合朋友，這樣他就會出汗。康德跟怕出汗，這位德國啓蒙大師認爲人的體液裏含有大量營養，絕不能輕易流失。

因爲伏案工作時間太長，康德想出好辦法增加運動量：他把最常用的書放在離自己最遠的椅子上，這樣，他要查書就必須起身去取，等於運動。

疑病症患者康德一生沒生過大病，所以他基本拒絕吃藥，只吃老友屠約歌給他開的一種保健藥片。不過這一吃，就是幾十年不變。

一般人都認爲康德跟他的哲學一樣無趣。其實，跟食不厭精的孔夫子一樣，康德也是個美食家。柯漂時代，康講師天天吃完飯館吃朋友，欠下一屁股人情。康老師對友誼很看重，他說：「完美的友誼是兩個人之間通過相互對等的愛和尊重締結的同盟。」于是買房之後，便將請客吃飯視爲樂事。

康德請客比動詞還規則。首先，康校長從不請女客。終身未婚的康校長拒絕拿美女當花瓶，立下萬世尊重女性之不朽榜樣。其次，客人不能少于三位（暗含古希

臘美惠三女神之數），也不能超過九位（暗含古希臘九位繆斯文藝女神之數）。來客平均年齡經常在 50 左右徘徊，所以桌旁至少有一位醫生，且每天必討論一種疾病及其療法，大大提高了柯城上流社會防病治病的科普知識。

成功派對，必有美女；成功餐會，必有美食。康家午餐菜品精美，連芥末也完全自制。康校長沒老婆，但有個私家廚娘，可見「食色性也」排序之正確。久病成醫，貪吃成廚，康校長自己亦燒得一手好菜，興之所至，常常親自下廚炮制私家菜餚客，菜品上桌，滿堂轟然，不亦樂乎。

康德跟歌德一樣流連杜康，但與一般人相反，他年輕時喜飲紅酒，上了年紀反愛白酒。康德反對酗酒，曾說：「醉酒者非人，只配以獸待之。」不過，他自己酒過三巡卻經常指點牛排，激揚沙拉，把喜歡的菜誇上天，把討厭的菜罵下樓，所以西佩曾鄭重建議他在「三大批判」之外再寫一部《廚藝批判》。

1788 年，康德連任校長。同年，《實踐理性批判》出版。這本書回答人類的第二大問題：「我們應該做什麼？」這本書終于讓摩西·門德爾松成爲康德一生的敵人。

他怒稱康德為「超級攪屎棍」。文壇後生、著名戲劇家克萊斯特更在信中高喊「我惟一的、至高無上的目標沈沒了。我現在已經沒有目標」。十年之後，他吞槍自殺。

自由，是康德最重視的基礎價值。康德哲學中，自由是知識、道德、法律和美的前提。他說：「人不可能被判為奴。他只能自認為奴！」（Sklaverei ist kein Recht, sondern ein Geisteszustand）康德說：「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自由是可以不做違心之事。」自由，就是有權自由選擇。

什麼是善？善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怎樣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有自由。

康德為寫《純粹理性批判》沈默了二年，但《實踐理性批判》出版後兩年，《判斷力批判》就接踵而至。《判斷力批判》要回答的是人類第三大問題：人類是否還有希望？這是個美學問題。康德說，只有民主政體能夠保證人類的自由，因此人類的希望在于建立民主政體。他與愛因斯坦殊途同歸：人類的希望在于實現永久和平與建立世界政府。康德繼盧梭之後指出了實現這個理想的具體操作手段。1795年，二

歲的康德在《致永久和平》中提出永久和平的基礎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公民之間的權利由法律保障，全體公民作為立法者制訂法律，公民服從法律就是服從自己的意志，公民因此而獲得自由。

哲學思想之外，康校長的婚姻觀，也是我們的好榜樣。康德根本就不想結婚。他曾說：「有三件東西有助於緩解生命的辛勞：希望、睡眠和笑。」注意，不包括愛情。顯然，他認為愛情屬於生命的辛勞，而非享受。那時的歐洲哲學大師流行當和尚，笛卡爾、帕斯卡爾、斯賓諾沙、霍布斯、萊布尼茲、洛克、休謨、叔本華、尼采和齊克果，個個均是終身光棍兒。到黑格爾、費希特、謝林和馬克思，就發現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成為欲望的俘虜，就徹底拜倒在石榴裙前，輕易地把自己混同于引漿賣流之徒了。但好玩的是，從沒出過國的康德對各國人民的愛情生活如數家珍：「在愛情中，德國人和英國人胃口很好，感覺細膩，但品位粗糲健康。意大利人為此絞盡腦汁，西班牙人充滿夢幻，法國人則喜歡偷嘴。」更有甚者，康校長對女性看法相當不恭敬：男人愛時才會嫉妒，女人不愛時也會嫉妒，因為她的裙下之臣轉而追求

其他女人了。他認為，最完美的婚姻，是能幫助男人擺脫經濟困難的婚姻。

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是「康德的女人」。這只與康德有關，與女人無關。康德經常與美女促膝談心，研討美食，鬥牌沙龍，觀看戲劇，欣賞音樂。康德研究者蓋爾教授在《明鏡周刊》採訪中明確地說，康德確實有兩次認真地考慮結婚。不過，顯然他考慮得太久了，以至于對方在他考慮好之前已經嫁作羅敷。

實際上，康德不結婚，完全不是因為哲學，而是因為恐懼：他害怕做愛使自己衰老。跟今天的小資怕生孩子一樣。這個偉大的哲學家有很多迷信，他曾說，人生只有兩件壞事——衰老和結婚。24歲時，他寫到：「未婚（或者很早喪偶）的老人比已婚者更易長葆青春，而這也很可能是長壽的原因。」據說他還有柯城男性居民壽命統計表為證。

其實，康德不結婚，除了惜命，最大的原因是惜金：「當我需要女人時，我養不起她們；當我養得起時，我不需要了。」

他就是一個窮怕了的、節儉過度的孤寒老頭兒。

這對他的道德沒有影響。這對他的哲

學也沒影響。

康德曾說：「我們鮮少在光明時想到黑暗，在幸福時想到災難，在安逸時想到痛苦，不過，反過來的想法卻經常出現。」

康德如此重視養生，都是因為疑病症。不過，與歌德相反，康德並不怕死，他說：「生得偉大者，笑對無常。」疑病症患者康德健康活到 80 歲，相當于今人活到 110。1803 年，康德終於得了胃病。其實並非大病，但他就此逐漸虛弱下去，記憶力江河日下，一只眼失明，最後連朋友也認不清楚了。他只好警告學生們說：「朋友們，我已年老體衰。你們必須像對待孩子那樣對待我了。」

康德恐懼年老是因為害怕天才流逝。他說：「年高之人，判斷力增強，才華卻減弱。這是他惟一未能用行動證明的話：康德這個時期留下的遺稿，證明這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仍然擁有澎湃的創造力。」

1804 年 2 月 2 日，長期臥床的康德奄奄一息，聞訊趕來的學生們手足無措地環繞病床。某學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頭，希望老師在皇皇巨著簇擁之下充滿自豪地踏上黃泉之路。看著自己畢生的心血結晶，康德忽然淚流滿面。他輕歎道：「如

果把這三本書換成個小孩子，該有多好！」

將近二點，康德耳語道：「好啦（Gut ist die Welt）」聲落氣絕，壽終正寢。

二百多年來，康德遺骨幾經遷葬，最後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頂」之下，前豎銘牌 *Stoa Kantiana*（康德拱廊），銘牌旁是一尊完成于康德生前的胸像。墓碑上的銘文寫于 1880 年 11 月 21 日的遷葬典禮：

「有兩事充盈性靈，思之愈頻，念之愈密，則愈覺驚歎日新，敬畏月益：頭頂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這兩句墓志銘源自《實踐理性批判》，它體現了康德堅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

轉載自「曆史與秩序」公眾號



瘋狂的生活，瘋狂的愛

◎ 薩 西

「瘋狂的生活。我一直把這生活認作是一只母性泛濫的凶殘牲畜。」

——弗朗索瓦茲薩岡

年齡也不是問題：我三十五歲，身體健康，如果喜歡上某個人，那總的來說還過得去。只是，我再沒有這種渴望了。我倒希望可以去愛，哪怕受傷，哪怕在電話的一頭顫抖。

或者，連續十次播放同一張唱片，在早晨醒來的時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賜福的空氣。「我對水的渴望被剝奪，對征服的渴望也隨之失落。」我想這是布雷爾（Jacques Brel，1929-1978，法國歌手、詩人和演員）的一張唱片。但不管怎樣，這一切都不管用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把這幾頁紙給我的出版人看。這並不是文學，不是一種真正的忏悔，這是一個

因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機以及一個個清晨和夜晚諸如此類而敲著鍵盤的女子。也因為害怕其他人。害怕的情緒並不美好，這甚至是可恥的，我也不會了解它。一切就是這樣。但這個「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我聽到、看到的都只是這樣一些優柔寡斷、惶恐莫名的人。也許是死亡總在我們周圍兜來轉去，我們也預感到了它，並沒來由地覺得不幸福。因為說到底，問題不在這裏。死亡——我說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著天鵝絨，戴手套，一身黑色，總之，無可避退、決絕無比。然而，我懷念那種決絕，就像十五歲時那樣。不幸的是，我已體驗過生命中的許多快樂，以至于這種絕對的觀念于我只能是一種倒退，一種軟弱——這讓我避之不及。或許

是因為驕傲，或許又是因為惶恐。

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處在於：那些處處可見的無休止的暴力，那些誤解，那些常常被視作正當的憤怒，那孤獨，那種加速迎向災難的印象。那些已經無法接受——因為人們是如此不厭其煩地向他們灌輸著——「青春終有一天會消逝」這一念頭的年輕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開始竭盡全力拒絕衰老並且仍然掙紮其中的「成熟」的人。還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雄辯的理由和虔誠的信仰，另一些人無可避免的怪誕，他們卻都還是人類，都臣服于同一個上帝，他們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時間。可是誰還讀普魯斯特？

還有新的語言，溝通障礙，有時突然再現的人性的溫情。很稀少。有時又是一

張可愛的臉孔。瘋狂的生活。我一直把這生活認作是一只母性泛濫的凶殘牲畜。

它是血腥媽媽（上世紀 80 年代著名的貝克媽媽，是一個帶著幾名兒子打家劫舍的粗魯寡婦）、約卡斯塔（古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王的母親）和蕾雅（科萊特小說《謝裏寶貝》中的女主人公），當然了，最終都會是：美狄亞（古希臘悲劇《美狄亞》中的女主人公）。她將我們一扔，扔在這個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後的恥辱——當我說「恥辱」，我想的就真是「恥辱」二字，因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樂，唯一的故事，終究都是我們的。

而假如還有別的呢？假如我們的母親，人生，這個無恥的騙子，在別處還有別的孩子呢？當「人類」，阿波羅的人類，投身到宇宙中，我確信他不是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而是為了確認他沒有兄弟，確認他將要度過的這不幸的七十年只屬於他一個人（這段歲月是人生已經應許給他的）。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臉就夠了。為什麼他們就必須又醜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為我們嫉妒。還有，「月球上沒有草，對吧？」沒有，「草可是屬於我們

的。」於是這個如此民族主義的、如此易受驚嚇的可愛地球終於安心了，並立馬愉快地自相摧殘起來，將草從地表連根拔起，或是用鮮血將之澆灌，用的是一樣荒誕的動作。

還有所有這些關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邊的蠢貨，他們穿著代表左派的小禮服的笨拙樣子簡直叫人可憐，這又著實令我們為之操心因而終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們這些憎恨右派的人來維護他們，以防一個狂熱的（或是一個冷靜的）瘋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禮服變成無法再穿的破爛布條。

人民。

卻不知這個詞本身就帶有侮辱性，不知這個詞裏有一個男人加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加一個孩子加一個男人，如此這般，不知道每個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區分，包括他的深層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況下，由於其能力所限，這「每個人」聽不到、看不見也讀不懂自己內心的願望。薩特在笨拙卻很有誠意地往酒桶上爬時，大概是明白這個的吧。第歐根尼則在心底和每個人交談。正是那些人，內心柔軟且覺悟了自己這份柔軟的人，被貼上了滑稽可笑的

標籤。好在他們才不在乎這些。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於一個有著犀利思想的人來說，作為笑料存在，「被惡搞」，都是值得驕傲的事。值得驕傲，卻也令人不安——因為太美好了。這一點無論司湯達還是巴爾紮克應該都無法接受（當然是在他們的作品裏）。對我來說，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樣在談論人生，而不是在談論很快樂也很絕望的瑞典貴族塞巴斯蒂安馮米爾黑。但我哪裏知道呢？他可能會回來，那麼我就會講述他的故事。這是我的職業，我寫作，我喜歡，我以此為生且活得很好。依我看，人生帶著點雌性動物的特質，它會像那些溫柔而謹慎的母貓那樣（這能確保我們過上一種相當舒適的生活），揪住幾只幼崽的脖子領它們去散步。或者抓著它們的腰。並在這種失衡的姿勢中故意尋求跌落，權作休憩，如今有相當數量的人就是這樣。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讓我們忘了那些為愛成癡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入膏肓者，和某些詩人。忘了他們。我卻永遠都忘不了詩歌，這其實很傻；我從來就只愛詩卻從來不會作詩。

然而，我本可以爲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氣息，並把一籃子芳香的幹草扔到這本玩世不恭的小說裏，這麼添上一章。現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幹了：起名字。因爲當我撲入這草香中，將臉湊過去時，我立即就不得不給她一個稱謂了：這是草香夫人。而大海，這瘋狂的大海，我也該把它介紹給我的身體：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身體認得她，但並不撲向她。我是一個溫柔的母親，帶著一個壞脾氣的孩子在維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體。「快跟杜邦夫人問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療養的時候對你多好啊。」壞脾氣的孩子拒絕了。有時他甚至拒絕愛情的氣息，以及它的誘惑力。

我的眼睛則驚恐地從報紙上那些美麗的彩色廣告上移開，廣告裏頭有輕撫著紅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齊整完美的沙灘，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哦，他們就去那兒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蠻橫的身體歎道，「他們全都一窩蜂去那兒才好，去曬日光浴，去盡情地玩，那些地方會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愛，我的獵物。他們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兒待下去。地中海俱樂部萬歲。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讓可憐的小瘋子和年

輕幹部、老幹部還有一同露營的人盡情玩耍吧！我呢，則不再贊頌那海了，我會忘了它；而要是我湊巧在某個合適的日子經過那裏，比如在四月份，我會漫不經心地把一只腳或者一只手伸進水裏，微微瑟縮著。它和我，會多少次……」多麼可悲啊，也許這就是衰老：不再認得親人了。

而對於那些十五年來一直追隨我、不離不棄的個體，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會時常回他們那兒去睡覺或是成長，我現在卻要逃離他們，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呂雅所說的這個身體上：

「瘦削而自負的身體，我童年時的小畜牲，這狂熱而嬌小的身體」。

注：弗朗索瓦茲薩岡（Françoise Sagan，1935—2004）是法國著名的才女作家。一九五四年，年僅十八歲的她寫出了小說《你好，憂愁》，一舉奪得當年法國的「批評家獎」。這本關於少年、愛情和孤獨的小說，在五年之內被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在全球的銷量高達五百萬冊，還被改編成電影，成爲轟動一時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現象。

轉載自《楚塵文化》



門前那條路

◎ 喬 堯

一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上的山西省左權縣土門村，家門前就是 209 國道。它一路陪我長大成人，留給我太多難以忘懷的記憶。

這條路的起源應追溯回一百多年前，那時的土門和溫城之間是一道山梁，山梁如屏障一般將這一帶分為嶺北和嶺南，跨越南北的路，是人畜在山上踩出的羊腸小徑。溫城村屬嶺北第一大村，自古盛產優質煤礦。村中一位開酒坊的王姓掌櫃排行老三，人稱「三掌櫃」。他用半生積蓄，將這道山梁打通南北，山梁中間就出現了一道窄窄的、像門一樣的山口，故名「土門豁」，嶺南第一小村因此得名「土門」。

關於王姓義士的壯舉：名諱，生卒年月，動用多少人力、財力，修築多長時間，多少里程，這一切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後

人按照地勢村情推斷，從溫城往南十五裡（溫城至土門七裡，土門再往南八裡才又有一個村子）一定是王姓義士所修，原因是這一帶沒有大戶人家，也沒有工程量較小的地貌。在那個全靠人力的年代，打通一道山梁，再填溝鑿壁，修築十幾裡路是何等的不易？而且付出這一切沒有任何回報，如此大胸懷、大境界，令後人望塵莫及！

土門豁是個分水嶺，因地勢高寒，這裡的人夏天都很少穿短袖。冬天的第一場雪，直到來年春天才能融化。路上的行人遠遠看見這個像門一樣的地標，就知道上完坡了，該下坡了，以此推斷離家還有多遠。儘管這條路最初的雛形，窄處只能容一人趕一頭毛驢通過，但足以給當地、甚至更遠的人們帶來極大的便利：求學謀生，

男婚女嫁，貿易往來等等，一條路帶來了無限活力，說她是太行山上的「絲綢之路」一點也不為過。

二

有了路，便有了故事。如果兩個人趕著毛驢在窄處相遇，必須有一個人給對方讓路，和氣的人自然沒的說，上坡，下溝，倒退，擇情而定。但總有不講道理之流橫行霸道，常有弱者備受委屈。我的曾祖父也在趕驢馱煤的隊伍當中，如果不遇到路霸，他的名號也將如一粒微塵消失在歲月深處。可他遇到了，路霸同樣不把他放在眼裡，他沒有爭辯，雙臂一用力就將毛驢和毛驢背上的兩馱煤一併搬到了地堰上，嚇得路霸連連後退，再不敢在這條路上欺壓弱小。從此，膽小體弱者都希望和曾祖

父結伴同行。這個故事我從小聽到大，旁人講的時候，眼裡滿是景仰；父親講的時候，臉上掛滿了自豪。父親走著這條路到四十裡外的「桐峪三民校」求學，遇到了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恩師。他的恩師是四川人，見父親家境貧寒，就拿自己的俸來供這個窮學生讀書。那時候，老師掙的工資是糧食，學生交的學費也是糧食。父親後來上了師範，也當了老師，對恩師的感激之情陪伴了他一生。遺憾的是早年呼師長名諱為不敬，我沒能記下這位師爺的名字。父親一生念念不忘的兩個人在我的心裡生了根，血脈裡便湧動著守護正義的豪情，以及從生命源延續給我的感恩之心。

我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記事的時候，這條路已可容兩輛解放牌卡車對開，但土門豁仍然像道門。母親說這路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二次修的。建國初期在原來的基礎上拓寬了一些，仍在村裡的小鋪門前通過（當年有了馱煤小道，臨路的人家開的速食店，業早停名尚存）。第一輛汽車開過時正是黃昏，明亮的車燈把大山的夜色拉開一道長長的口子，村裡人扶老攜幼趕出來看稀罕，呀呀學語的大哥還「嗚嗚」

地學汽車聲。農業學大寨時期，路改到了村子下邊，下邊原來是亂石灘。因為是國道，最早陽泉到長治的長途客車就路過我們村，車型是那種做蓬解放卡車，車上的人時常高高低低擠得滿滿的，出遠門的人只能乘這趟車。上車時得車上的人拉著拽著才能爬上去。路上最常見的是馬、驢、騾拉的木制車，著急出門的人遇上一位熱心的趕車夫搭一程，也是件幸運的事。最稀罕的是部隊拉練的軍車，學校下邊就是公路，喜人的軍綠色做蓬卡車，在金色的陽光下排著隊開過時，在操場上玩遊戲的我們一看到就興奮不已，「解放軍」在我們心裡是一個神聖而美好的名字。我們朝車上站著的解放軍喊「解放軍叔叔好」「解放軍叔叔再見」，解放軍也朝歡呼雀躍的我們揮手微笑，這一幕情景至今快樂猶存。

我的姥姥家在與溫城相鄰的坪上村，這條路和我的血脈密不可分。母親去姥姥家若時間倉促就不想帶我，把我哄到一邊自己悄悄走，我一發現就哭著喊著追上去，等母親幫姥姥幹完活，再馬不停蹄往回趕，因為三個哥哥還餓著肚子。進門後，母親拿笤帚給我一頓清掃，聽著母親心疼的嗔

怪，我的心情和如煙如霧的灰塵一起飛舞，覺得塵土的味道很好聞。吃水都很困難之下，母親還得打水給我洗一遍。如果時間寬鬆，母親就主動帶上我，一路走，一路給我講故事，很多時候是重複的，但我百聽不厭，因為母親講到動情處的眼淚並不重複，引出的我的眼淚也不重複，在祥和的陽光裡，我任想像無限延伸。

母親剛記事時恰逢倭寇入侵太行山，外祖父背著她逃命時，左小腿上中了鬼子一槍，是住在家裡的平漢軍給她取出了子彈。當時食鹽很緊缺，軍隊每人隨身帶著一個裝鹽的小布包，見她吃飯就用筷子蘸點鹽給她放碗裡，說那樣傷才好得快。由於日軍不斷掃蕩，軍隊和老鄉時常食不裹腹，軍隊見她餓得受不了，就把自己碗裡的飯分給她吃。路西邊有座山叫尖山，周邊村子的民兵輪流在山頂放哨，看到日軍出動就放信號彈。姥爺是村裡的民兵隊長，經常和民兵們抬擔架送傷兵，他們從上一個村子接上，轉送到下一個村子，上下村子的民兵不夠用的時候就隨時待命。他們經常是趁著夜色行動，遇到險情背起傷患就逃命，下溝爬山鑽樹林，不拒野獸，風

雨無阻。他們深知這是一支爲窮人打天下的軍隊，再苦再險心甘情願。母親一路感念開闢這條路的三掌櫃，感念共產黨救民於水火，一路叮囑我好好念書，做一個有志氣的人，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時光。

我對這條路的另一個依戀，是盼父親星期六回家。父親在二十多裡外的學校教書，他總是星期六天黑回來，星期一天不亮就走，來回全靠步行。父親在家的兩個晚上我都能聽故事，我早早就認識了楊家將、岳飛、包公、寇准、秦瓊、程咬金、哪吒、孫悟空……父親在假期帶我去溫城看戲，我和戲裡的人就是熟人。有一回看戲遇上下雨，往回走時一路泥水，我死活腳不沾地，硬生生讓父親背了一路，想來至今愧疚不已。

我第一次坐汽車也是跟著父親。那是過了年父親帶我去姥姥家，路上積著很厚的雪，父親正拉著我的手走著，一輛卡車停在我們身邊，我被抱進駕駛室，坐到了司機叔叔的腿上，父親卻不知去了哪裡。「她找爸爸呢。」旁邊的阿姨說。她的聲音很好聽，當時我並不懂那就是普通話。停車後父親從車廂上下來，我才不再害怕。

父親說司機叔叔是看著我心疼才肯拉上我們，他和司機根本不認識。星移斗轉我已步入中年，但留在記憶深處的溫暖仍觸手可及。

在這條路上，父親和大哥抬回了太行牌縫紉機，騎上了太行牌自行車，我們家的生活越來越好。

二

我十二歲那年上了初中，每天背著母親用花布做的書包到溫城中學走讀。往學校走，一上了土門豁，走路就輕鬆多了；回家路上，一望見土門豁，就知道離家不遠了。正值溫城煤礦紅火的年月，運煤車輛川流不息，大多是東風帶掛和解放帶掛（即敞篷卡車後面再掛一個車廂），還有小四輪拖拉機。遇上溫城煤礦跑運輸的兩位司機叔叔是最幸運的事，他們看到我總會停下車，更多時候是爬到車廂上，偶爾坐到駕駛室那就更開心。好天氣，我中午也回家，一天來回四趟，遇到他們我就少走一程。天氣不好時走兩趟，花兩毛錢買兩個燒餅就是午餐。書包裡時常裝著一塊綠色塑膠布，下雨時兩手撐在頭頂，行走在

滾滾的雷聲中，心裡不由得怕怕的，腳下泥濘不堪，鞋子和褲角上滿是泥水，一不小心就會滑倒。冬天一下雪，經車輛輾壓滿路都是冰，說不清一天要摔多少跤。那時候哪有什麼帽子風衣之類，身上就是母親給縫的棉襖棉褲棉鞋，頭上罩一塊花頭巾，手上戴著外地一位姨姥姥送的線巴掌（一種只分出大拇指的手套），一進門母親就讓我上炕暖著，手腳由麻木轉爲疼痛，明顯能感覺到血液流動的節奏。吃完母親給盛上的飯，照常上路心裡並不覺得辛苦，時不時把母親給的毛毛錢，給小妹買些零食是最開心的事。有一回買的大米花，小妹吸進了鼻孔裡流血不止，我一路哭著去上學，上課也偷偷抹眼淚，一路哭著回家，才知村裡的赤腳醫生已用捏子取出，這才破涕爲笑。

走讀三年，在這條路上我收穫了大自然無限美麗的風景：晴天裡，石子路面磨得明光發亮，映著藍天如一條青絲帶飄在青山之間；那活靈活現的像金魚、像鳳凰的雲彩；那掩映在白楊樹叢中鮮紅鮮紅的夕陽；碧空下翅膀閃閃發光的小鳥，鳴叫著飛過蒼翠的山巒，雪白的霧帶縈繞在山

腰；雪後初晴，一道白虹橫跨公路，我從白虹下走過；三道彩虹在湛藍的天空上如夢如幻，久久看著它們忘了時間和空間；從春到秋，路邊開滿各色野花，隨意采一把就一路芬芳；看農民辛勞，看莊稼成長，我懂得了一生不能空過……

我中學畢業後，這條路又經人工修過一回，又拓寬了不少，但土門豁仍是個明顯的地標，兩邊土崖上不時有土層滑坡。一個夏日的中午，二哥下地回家，見路旁停著一輪小四輪，一個男子躺在路邊滾得滿身泥土，以為發生了什麼事，走近了一問才知是病了。二哥把他攙扶回家，母親找出消暑藥讓他吃了，讓他上炕休息，他因衣服髒怎麼也不肯。母親說莊戶人家沒那麼多講究，再三勸說他才上炕睡了一覺。他醒來果然好多了，母親讓他吃了飯，才讓他走。夏去秋來，母親正在院裡結玉米穗，一個穿著整齊的年輕人，提著滿滿一籃子燒餅走進院裡。母親問他找誰，他說他是夏天二哥帶回家的病人，他是特意來謝恩的。母親到老都在念叨：「咱給那孩子吃了一碗飯，那孩子就給咱送來一籃燒餅。」

我們家下面就是公路，一到下雨下雪天，運煤車一堵就是好幾裡。常有司機進來借手電筒鐵鍬什麼的。一位河北司機借了一把鐵鍬卻沒有還，家人念了幾天也就不當回事了。沒想到三年以後，我們家都忘了這件事，一個晴朗的上午，一位身著海軍藍制服的陌生人，拎著一把鐵鍬走進我們家，說是還東西。他說那次拿鐵鍬一邊墊路一邊前行就走遠了，加上堵車也返不回來，之後又到別處跑運輸，但他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今又路過必須奉還。此舉讓我們感動不已，他用行動詮釋了誠實守信的含義。

四

我開始寫作之後，與郵差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時候，郵差的交通工具已從自行車換成摩托車，沒過幾年又換成三輪車。村裡的報紙信件都往會計家送，進去送了還要到下一個村子。會計家在村東頭，我家在村西頭，母親站在院邊就能看到郵差下來，爲了我的稿子不耽擱郵寄，母親趁郵差去會計家的空當，就能跑到路上交給郵差。我眼睛高度近視，母親怕我不安全

總是爲我辛苦。面對一封封退稿，我懷疑過自己，也想放棄，可想想母親爲我追郵差的身影，我就堅持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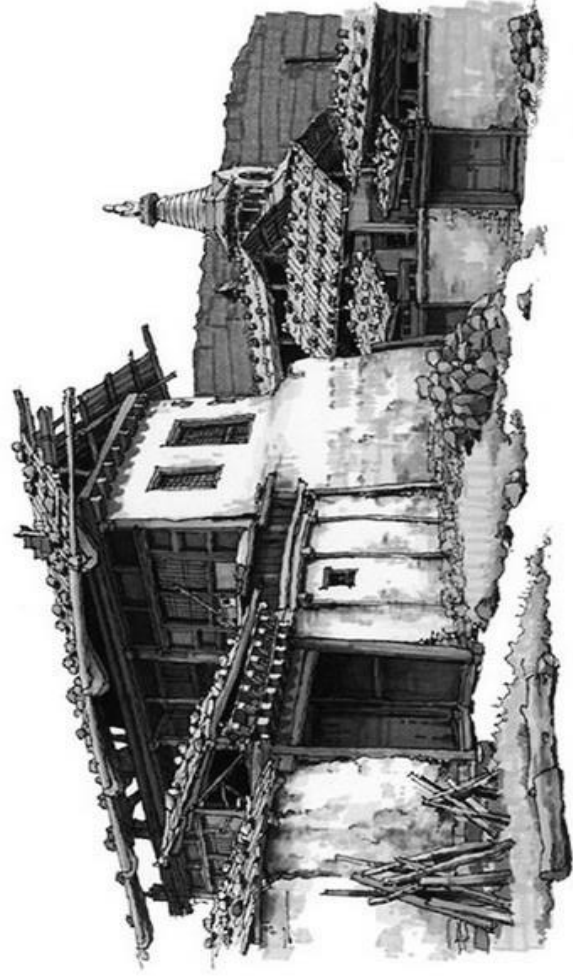
那種做篷卡車的班車，在我走讀中學之前就停運了，換成了大巴車。因爲這條路是國道，四面八方的長途客車都路過我們村。小文章發表的多了，縣裡報社應聘我去當編輯，每次走的時候，母親總要陪我等車，因爲我看不清放在車窗裡面的牌子。冬天等車時，母親就到近處的山坡上抓幾把柴草，點一堆火讓我取暖，她讓我站到煙霧熏不到的地方，她再站在我身邊給我擋風。父親這時候已經退休回家，但他閒不住，一大早就提著編織袋到路上揀拾焦炭和廢鐵，我們家用的鍋碗瓢盆都是用他揀的廢鐵換的。如果回來村口正好看見我等車，就將編織袋放在腳邊，一直看我上了車才肯回去。估摸我回去的時候，父母親就站在院邊朝路上張望，看一輛輛大巴車開過。父母的愛，就這樣永遠定格在這條路上。

進入新世紀後，這條路又幾次規劃並拓寬，修路已從人力升級爲機械化，品質和速度都大大提升。路上早已不再塵土飛

揚，私家小轎車和私家客車多了起來，運輸車輛五花八門，人們的生活隨著交通的發達越來越富裕。土門豁已修了護坡，拓寬成一道敞開的大門，容光煥發地迎送著過往的車流。227 國道左權段於 2022 年改線後，這條路成為左權縣百里畫廊旅遊專線：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十字嶺左權將軍殉難處；桐峪臨時參議會紀念館；栩栩如生的將軍峰再現了彭德懷元帥的風采；建于周朝的龍泉雷音寺；漢朝時期的曾鵬、馬武寨；北魏時期的高歡雲洞；蓮花岩古崖居等等，都將成為這條線上耀眼的明珠。這條路將以嶄新的風姿，帶領四海賓朋、八方來客解讀歷史，縱情山水，與詩情畫意攜手暢遊。

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我與這條路已不再朝夕相處，但它留給我的大義、大愛、大美，早已融入我生命的長河，陪伴我走向遠方！

轉載自《晉中文聯》



為什麼人們越來越沉默？

◎ 劉海龍

「沉默的螺旋」，這個詞你可能不陌生。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也會有類似的體驗，比如在朋友圈或者微博上對一件事情進行評論時，不自覺會先看看別人是怎麼說的。

如果發現自己原來的觀點和大多數人的立場相矛盾，甚至自己所持的觀點遭到其他人的激烈反對，甚至言語攻擊。這個時候，是會仍然公開表達自己原來的觀點，還是想想算了？現在的大家，好像越來越傾向於去選擇沉默了。

我們缺乏的到底是勇氣還是發言的興趣？如果所有人都趨向沉默，走向會如何？傳播學學者劉海龍，通過這個可能你聽過卻不太熟悉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來聊了聊公眾意見和社會控制的問題。

一、人類，作為一種群體動物

「沉默的螺旋」可能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個傳播理論，它由德國的女性傳播學者伊莉莎白諾爾諾伊曼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16-2010)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當時討論的是公眾意見會對個人的意見表達產生什麼影響。

這個理論包括兩個前提假設：一是人具有孤立恐懼的動機；二是公眾通過大眾媒體感知意見氣候。

諾爾諾伊曼發現，啟蒙思想家們在討論自由與民主時，常常會假設作為公眾的人是理性的，他們會根據自己的觀察與判斷，選擇正確的觀點和法律。但是，這種「理性人」的假設忽略了人的社會性。

諾爾諾伊曼在閱讀動物行為研究與政治研究的文獻時認為，社會壓力會改變人

的行為。

比如有動物學家發現，狼其實並不像人們描述的那樣獨來獨往，而是非常合群。比如狼的嚎叫並不是表達孤獨或蒼涼，而是在確定與其他狼的關係。其他狼的嚎叫聲，會引發所觀察的狼開始嚎叫。但並非所有的嚎叫都能導致狼群共嚎，地位低的狼嚎叫就沒什麼回應。

這種劃清敵我、明確界限的行為方式，可能和促進狼群的團結有關，狼群通過這種行為來保持友好的關係。在實際的生活中，那些被群體排斥和放逐的狼，很快就會死亡，所以合群對於狼來說至關重要。在許多對大猩猩社群的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

諾爾諾伊曼認為，人類也有著同樣的特點。人的社會性使其害怕被孤立或被群

體排斥，希望獲得他人的尊敬與喜愛，這就和群居性動物相似。人們對於「異己分子」或不遵守洛克 (Goff Locke) 所說的「時尚法」的個體，也就是多數人都遵守的、不成文的社會慣例和道德準則（即「時尚法則」），會採取排斥的態度。

這種排斥不一定表現為激烈的暴力行為，對他人榮譽的毀損也是一種懲罰，像嘲笑、流言蜚語、鄙視、漠然，甚至古怪而輕蔑的眼神都會讓人意識到自己沒有遵守群體的規則，使人感覺難堪。

諾爾·諾伊曼把這種孤立作用比喻為古時的「枷刑」，即把犯人的頭和手鎖在木枷裡，讓他們站在公共場所示眾，它的目的不是對人的肉體造成傷害，而是通過示眾，把犯有過錯的人從人群中孤立出來，讓他們名譽掃地。因此，民意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就成爲一種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心理學家所羅門·阿什 (Solomon E. Asch) 所做的實驗證明了這種恐懼動機的存在。在這個實驗中，被試需要將三條長度不同的線段與一條標準線段進行比較，找出其中長度相等的一段。

在阿什的實驗中，每次實驗有 8 個人

參加，一共進行了 50 多次。在大多數人輕鬆地得出正確答案之後，實驗者改變了實驗條件。讓一個被試者進入事先安排好的 7 人中間，前面 6 個人公開、一致地提出一個明顯錯誤的答案，然後再讓真正的被試者最後作答。

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一的被試與多數人保持一致。這一實驗說明人們即使在不涉及切身利益和面子的問題上，也容易屈從于周圍人的壓力。

不過，阿什實驗只是間接地說明了諾爾·諾伊曼的觀點，畢竟這個線條的實驗跟恐懼沒什麼的關係，同時也有人提出：人們並不是真的害怕被孤立，而是對自己判斷缺乏自信。爲此，諾爾·諾伊曼發明了一種被稱爲「火車廂實驗」（後來在不同的文化中也被改成汽車、飛機中的實驗）的方法，證明人們會在面臨周圍多數人的反對意見時，不敢公開表達自己原來的意見。

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的，首先，實驗模擬了在火車車廂中的情景，然後實驗者向被試者出示一幅圖，上面畫有兩個人，其中之一說：「我覺得，抽煙的人欠考慮，他們強迫其他人吸有害的二手煙。」接下

來，要求被試填上第二個人說的話。這一情境模擬了現實的威脅。

實驗結果發現，那些認爲抽煙的人有權在他人面前抽煙的人，明顯對在火車廂中討論這個問題不感興趣。相反，不抽煙的人在缺乏他人支持時缺乏自信，但在發現自己並不孤立時更願意公開表達。也就是說，反對抽煙的人，在得到別人的支持後，也更加願意表達自己的反對。

後來研究者又發明了設置一個接受電視採訪的情境，來看人們在知道他人意見後，是否敢於在鏡頭前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的測試。這個設計比火車廂實驗更加有效，因爲電視內容會被更多人看到，比火車廂裡的情境更加公開。

根據這兩個實驗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由於社會孤立的無形壓力讓個人感到難堪，導致我們在涉及到充滿爭議的政治、道德或價值問題時，會不停地估計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什麼，然後才決定自己是大膽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還是小心地沉默不語。

那麼人們是怎麼知道自已的意見是社會的多數意見還是少數意見呢？這就涉及到沉默螺旋的第二個前提假設：公眾是通

過大眾媒體感知意見氣候的。

二、社會意見的多數與少數，如何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諾爾·諾伊曼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她每次都問「你認為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什麼」這類問題，但幾乎沒有被調查物件提出「我怎麼會知道大多數人的看法」這樣的質疑，人們都順理成章地寫下了自己的判斷，好像都知道別人的想法似的。

然而普通人憑自己的力量，並不能科學地統計出社會的意見氣候到底是什麼，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判斷多數意見。諾爾·諾伊曼認為每個人都擁有准統計感覺，就是自認為自己能知道什麼是主流意見，就是這麼自信。

正是我們在感知意見氣候時的自信與錯覺，使得大眾傳播媒體有機會產生強大的影響。這裡的原因是普通個體感受社會意見氣候的方式主要有三個：直接經驗、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

其中，直接經驗和人際傳播雖然對我們的判斷產生較大影響，但是諾爾·諾伊曼

認為，大眾傳播具有共鳴性，會給人一種統一的感覺。

這是因為媒體工作者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具有相似性，同時相同的內容會在不同媒體的不同時間反復出現，並且大眾媒體滲透到各個地方，那人們接觸到這些相似觀點的機會就變多了，所以容易令人產生大眾媒體的意見是多數人意見的錯覺。這樣一來，大眾媒體就會成為決定發言還是保持沉默的主要依據。

而實際上，諾爾·紐曼調查後發現，在當時由於體制和傳統的影響，德國新聞工作者的政治立場偏自由主義，看法經常與大眾並不完全一致。這常常導致個人錯誤地估計了周圍多數人的意見。

雖然很多批評者指出，在媒體越來越多元化的時代，大多數國家的媒體已經不再高度相似了，諾爾·諾伊曼的這個描述並不準確，但是這種相似性，倒是比較符合我們的現狀。

需要注意的是，沉默螺旋理論中所說的意見氣候（climate of opinion）並不一定是真的是多數人的意見，它是人們對多數意見（或意見趨勢）的感知。

諾爾·諾伊曼在民意調查中發現，當真實的意見趨勢與大眾媒體的意見背道而馳時，會出現所謂「雙重意見氣候」（dual climate of opinion）。由於前面提到的大眾媒體的共鳴性，公眾會把媒體的意見誤認為是大多數人的意見，由此可見大眾傳播的巨大影響。

在意見氣候的壓力之下，那些與大眾傳媒代表的多數意見一致的人，敢於在公開場合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意見（speak out）。相反，在媒介中缺乏代表的意見則成為所謂「少數意見」，贊成它們的人害怕被社會孤立而保持沉默。這兩個趨勢在社會中不斷擴散，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大，另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小，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因此，沉默的螺旋是一個「民意形成並且擴散的過程」，只是這個過程並不客觀。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播影響了公眾對意見氣候的感知，進而影響了人們在公開場合的意見表達。

簡單總結一下，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人具有社會性，害怕被孤立，所以導致他們不斷地掃描周圍大部分人的觀點是什麼，然後決定自己是否表達真實的觀點。

但是他們又缺乏科學地判斷意見氣候的方法，於是就把大眾媒介中的意見當成多數人的立場，儘管大眾媒體並不總是代表真正的意見氣候。

如果人們發現自己的觀點與多數意見，也就是大眾媒體的觀點一致，就敢於表達，如果不一致，則因為社會壓力的作用而保持沉默。這就會造成不同意見聲音變小，可見度很低，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優勢意見聲音越來越大，劣勢意見越來越小的螺旋式擴散效應。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顯示出了以大眾媒體為代表的所謂多數意見壓制不同聲音，讓社會在表面上保持一致的作用，這也就是公眾意見具有社會控制的功能。

三、沉默螺旋的出現條件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這個理論並不是主張大眾媒體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強大的效果，沉默螺旋的出現，必須要具備一定條件，具體來說有三點：

第一，群體對個人的排斥，只有在涉及道德評價和價值評價等極具爭議的問題上會出現，這時才容易出現沉默的螺旋；

第二，大眾媒體的意見要具有共鳴性或極大的相似性，如果在某個問題上，媒體之間的意見不一致，公眾無法明確地感知到「主流意見」，也不容易出現沉默的螺旋；

最後一點是，如果個人所在群體或參照群體能夠為少數意見提供有力的支持，比如有較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或者得到了朋友們的支持，減少了少數人的恐懼，也會減少沉默螺旋的出現機會。

因此，在沉默的螺旋理論裡可以看到，我們所感知到的多數意見，其實構成了一種社會壓力和社會控制，讓人不能隨便公開發表自己真實的看法。由於多數意見的感知主要來自於大眾媒體，因此按照這個理論推斷，控制了大眾媒體就等於控制了公眾意見。

後來有傳播思想史研究者發現，諾爾·諾伊曼青年時代曾經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並且她的理論也反映了德國納粹黨的輿論觀和那個時代的狀況。所以也有不少認為沉默的螺旋理論不適合現代民主社會。關於沉默的螺旋研究的好幾個元分析（也就是對所有沉默螺旋的研究結果進行總結

的研究）發現，沉默的螺旋儘管具有顯著性，但是效果卻十分微小。

除了對提出者的歷史背景進行質疑外，人們對沉默螺旋的另一個質疑是它是否忽視了人格差異。在我們的身邊經常能看到一些喜歡「標新立異」的人，這些人就像賽凡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一樣，不但不害怕周圍多數意見的壓力，反而以挑戰一般人的「常識」為樂。

諾爾·諾伊曼在調查中也發現了這類人的存在，她將其稱之為「中堅分子」（the hard core）或「先鋒」（avant-gardes）。這些人的存在，也解釋了意見氣候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她甚至發現，當一個意見贊同的人過多，以至於成為常識時，贊成該意見的人反而不願公開參加討論，這時「中堅分子」卻成為了最願意發表自己見解的人。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比如像《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說真話的小孩，這就證明中堅分子還會導致沉默的螺旋倒轉。

研究還發現，雖然不同文化的個體都會對公共場所的某些行為感到難堪，但是不同文化對於孤立的恐懼程度是不同的。

比如集體主義文化，以及必須結合語境才能夠理解傳播內容的高語境文化，沉默螺旋效果是比較明顯的，而偏向個體主義的文化對於孤立的恐懼相對會低一些。

不同文化在解決衝突方式上的差異也會影響人們發言的意願，有的文化激烈，有的文化相對溫和。因此也有研究者提出，要把社會孤立恐懼動機與文化變數聯繫起來考慮。

對沉默螺旋理論的另一個批評，是人們對意見趨勢的感知是否完全來自於大眾媒體？個人經驗和參照群體是否也會影響人們的意見？沉默螺旋理論對參照群體和社群的關注不夠，沒有考慮個人之間的交流與支持。

後來的研究也發現，人們身邊的參照群體的意見可能比大眾媒體的意見更重要，畢竟和匿名的公眾相比，我們和周圍的參照群體保持一致才能使我们不被群體排斥。就像今天常說的「同溫層」和朋友圈的態度，有時候的確比主流媒體更能影響我們。

四、在賽博空間中，沉默螺旋不復存在了嗎？

在諾爾·諾伊曼提出沉默螺旋的時代，大眾媒體正處在如日中天的時期，但是現在已經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在今天的網路環境中，匿名性讓我們擁有了更多自由，不必再擔心和多數人意見不一致而受到群體排斥。

同時，因為網路的去中心化特徵，大眾媒體那種意見一致的共鳴性條件也消失了，人人都有麥克風，所以各種意見都有，打破了大眾媒體的單一意見氣候。沉默螺旋的孤立恐懼動機和從大眾媒體感知意見氣候的兩個假設似乎都消失了，在賽博空間中，沉默螺旋是不是也不復存在了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多方面分析。在沉默的螺旋中，網路扮演著兩種不同的角色，首先，網路在面對面的公開表達之外，建構了一個新的公開表達意見的空間，其次，網路逐漸替代大眾媒體，成為我們感知意見氣候的空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網路雖然給予了我們表達的自由與多元的言論環境，但是另一方面，隨著社交媒體、網路實名制、肉搜索、網路暴力等條件的出現，在網上的表達越來越接近現實中的公開表達，甚

至還要為言論負法律責任。

研究也發現，人們認為在網路聊天中的表達，要比面對面的表達更具有公開性。而且即使個體在網上匿名，但是昵稱或者網路ID本身其實也是一個人格化的存在，也同樣會受到群體的排斥、羞辱與攻擊。

近年來對網路的治理，也使得網路空間與傳統媒體空間越來越一致，所以作為感知意見空間的網路也越來越符合傳統的沉默螺旋的假設，具有與傳統媒體一樣的共鳴性，這也使得沉默螺旋並不會在網路上消失。

在社交媒體時代，參照群體的作用超過了大眾媒介，就像我在之前的節目裡討論「資訊繭房」時提到，個人所處的環境是異質的還是同質的，將直接影響個人感受到的壓力。正如前面討論的，如果槍打出頭鳥的文化依然盛行，那麼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還是會非常小。

沉默螺旋中所描述的害怕孤立恐懼的動機，是一個具有持續性的人類本性，並不會因為傳播技術的變化而變化。其實在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只要輿論風向一變，主流媒體和公眾意見就會發

生戲劇性的意見轉換，這就說明存在大量沉默的人群。

當然，也有人提出，未必是人們害怕被孤立，而是為了讓自己成為勝利者中的一員，所以積極地發表與主流意見一致的意見，這叫做「樂隊花車效應」。這兩種相反的心理機制確實都可以造成這個結果，但是目前研究對沉默的螺旋可能更有利一些。

當然，前面提到的阿什實驗裡，還有幾個實驗也提出了有趣的結果。最經典的實驗是 7 個事先安排好的人高度一致地提供一個錯誤答案，但是一旦改變其中的條件，讓 7 個人中有 1 個人提出正確答案，實驗者隨大流的可能性就從 32% 降到了 5.5%。當「同盟者」增加到 2 個、3 個，幾乎就與實驗者獨立回答的結果沒有什麼區別了。

這個結果也說明，哪怕在網上聽到少數不一樣的聲音，也是有可能打破沉默螺旋的，這就像《皇帝新裝》裡那個敢於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一樣，一句話就顛覆了人性的虛偽，引起了沉默螺旋的倒轉。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轉載自「看理想」公眾號



中國進入「新窮人」時代

◎ 汪暉

「新窮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檔寫字樓，外表光鮮亮麗，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像。

但「無論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還是在收入水準上，他們都已與藍領工人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貧富分化、城鄉分化與區域分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常態。在這個常態中，誰是窮人這個問題是不言自明的。

相對於資本家，工人是貧窮的；相對於城裡人，農民是貧窮的；相對於發達地區或第一世界，欠發達地區或第三世界是貧窮的。

馬克思通過對生產方式的分析，從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係中，解釋了階級剝削與貧窮的關係。

《窮人的經濟學》的作者舒爾茨將他對窮人的分析集中于農民，他的人力資本的概念致力於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發

展問題。

依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再生產中心邊緣關係，讓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依附於第一世界的邊緣區域，無法獲得自主的發展，長久地限於貧窮的狀態。

因此，破產的或瀕於破產的農民、處於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的工人及遍佈第三世界農村和城市貧民窟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群，為窮人這一概念提供了注腳。

改革初期，農業體制往縮小城鄉差別的方向進行改革，但從二〇〇年代中期城市改革開始，城鄉差別持續擴大。

至九十年代末，以「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為症候的三農危機佔據了社會輿論的中心，窮人與農民身份之間的聯繫在城市化和工業改革的背景下更加突顯。

正是農村的破產、農民的貧困化和農業的危機，為日益擴張的「世界工廠」提供

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大軍。農業稅的減免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危機」，如今中國正面臨年輕一代出走、老弱農民種地的格局。

按照戶籍統計，現在有 2.4 億從農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 88% 以上是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也並不準備回鄉的新一代打工者。

伴隨著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打工者群體正在從擁有一點農村土地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向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過渡。

他們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鄉又不能擁有平等的城市居民地位的群體。這個新工人階級群體是資本主義世界工廠形成過程中的階級關係、城鄉對立和區域分化的產物。

新工人階級是經典意義上的窮人，與他們一道誕生的還有那些在社會主義時期

佔據著特殊地位的工人階級的衰落，他們從一個具有某種主體地位的城市階層迅速地向城市貧民或失業者身份滑落。

這個轉變的歷史深度遠遠超出了當代的想像視界，我們或許要隔一個世代才能理解這一大轉變的歷史含義。

本文有關新窮人的討論的是一種不同于上述經典意義上的窮人的「新窮人」，例如廉思幾年前發表的著作中有關「蟻族」的描寫：他們大學畢業，聚居於城市邊緣或中心，擁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卻在消費社會的碾壓下輾轉反側。

用陳國戰的話說，「新窮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檔寫字樓，外表光鮮亮麗，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像」；但「無論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還是在收入水準上，他們都已與藍領工人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與物質上的消費不足相伴隨的，是所謂「精神貧困」，價值觀的缺失等等。這類貧困並不因為經濟狀態有所改善而發生根本變化，他們是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卻又是貧窮的消費主義者。

劉昕亭對鮑曼的《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做了精彩評述，根據鮑曼的解釋，「新窮人」是「消費社會裡的窮人，其社

會定義或者說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換言之，就是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

劉昕亭分析說：

「消費社會的，新窮人，意味著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著達不到標準，意味著羞恥感和負罪感。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於，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與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

劉岩將中國的新窮人的產生至於社會主義向後社會主義的轉變之中加以觀察，他發現窮人命運的轉變與勞動從價值的中心源泉向資本價值增值的仲介的角色過渡有著密切的關聯。

如果說經典意義上的窮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物，那麼「新窮人」則是消費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伴生物，但他們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從工業經濟向金融資本、從實物經濟向虛擬經濟過渡中的產物，他們與打工者階級共同構成了「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面。

我們可以預期的是：這兩個階層之間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重疊地帶。

由於新窮人常常擁有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術水準，他們對於世界的想像與消費社會的運動密切相關。

新產業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產生類似於1980世紀工人階級的政治自覺，至今仍然是一個爭論中的問題，但廣本汽車公司的罷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殺，還有許許多多新工人階級的鬥爭顯露著這個群體在改變自己命運的鬥爭中正在探索著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訴求。

「新窮人」的階級身份似乎更不確定，但我們不難在阿拉伯的反抗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和莫斯科街頭看到他們的身影。

「新窮人」身上的政治潛力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領域：他們是不滿的源泉，卻又未能展開全新的政治想像，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又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

一切剛剛開始，離真正的戲劇還有一段距離，但各種新因素迅猛湧現，規模空前，它們預兆著一個正在降臨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新窮人、新工人的政治將是歷史變動的重要力量。

轉載自「理想國讀書」公眾號

父親

◎ 李陵湘

十三歲那年夏天，父親出了一趟遠門，再沒有回來。父親是乘坐一輛大貨車走的，因那輛大貨車偏離了軌跡，駛入了山谷，父親也隨之去了天國。

父親走了，走得很倉促，以至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印象，記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和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父親是個礦工，但他天生是一名農民。因他在礦井上班回家後，那雙剛放下工具的手，轉眼又拿起鋤頭去了坡地。礦山沒田，但他旱地的活，開荒挖土種菜栽紅薯無所不能嫻熟至極。

父親是解放初期，離開那個生養他的家鄉，背著簡單的鋪蓋卷，含淚告別親人，一路風塵，輾轉數百里，沿途賣力，歷經磨難，才來到礦山的。如果不是家鄉的貧困饑寒，爲了謀生，他又怎會捨得離開那

塊世世代代，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故土呢。

其實，如果用現今許多人的眼光去看父親，我認爲父親當年的選擇錯了。錯的不是他離鄉背景，也不是他棄農從工。而是他不該去當一名礦工，一名生與死作伴，一名累與苦不離，一名危與險相隨，一名病與痛作伴的礦工。礦工有什麼好，那個年代的礦工，還是用原始的方法開礦生產，用大錘鋼釵鑿岩打炮眼，用肩擔手鏟出礦，當苦力。吃的是野菜紅薯米飯，幹的是玩命的活。民謠曰：「十七、十八學打窿（採礦），二十七八逞英雄，三十七八平平過，四十七八撐竹筒。」她道出了當年礦工的辛酸苦辣，也是礦工的真實寫照。父親當了一輩子的礦工，到頭來他得到了什麼？他什麼也沒得到！不，他得了，他得到的是一生的操勞和默默無怨的付出，還有用透

支的身體，換來的那一張張，血紅的「先進生產者」獎狀。

父親走時我還是個懵懂少年，我只依稀記得父親很勤奮，這是一種令我們兄妹不敢挑戰的，不可比擬玩命般的勤奮。要知道父親這種勤奮，具有一般人望塵莫及的非凡性。因爲父親長期從事井下工作，身體受到極大的傷害，從醫學角度講不可以，也不可能再去從事超負荷勞動。他只有十多歲，就有了可怕的三期矽肺病。矽肺病是礦山井下工人的職業病，解放初期礦山條件很差，企業的勞動保護措施幾乎還是空白。加之象父親那一輩農民工，勞動保護意識不強，完全不曉得工作中花崗岩產生的粉塵，猶如一條條看不見的「毒蛇」，於無形中慢慢侵入他們的肺孔，久而久之，會使他們的肺部板結成塊，失去應有的功

能，而不能自由呼吸，導致生命之花過早的枯萎。三期矽肺病是這一職業病的頂級，它如癌症晚期般桎梏著父親有生的歲月。從外表看貌似一個正常的漢子，卻是基本上喪失了勞動力。父親只四十多歲就退休了，那時候在父親這種年齡退休的礦工還有很多。我知道父親那一代礦工，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水深火熱中獲得新生，從奴隸到主人，心中油然生起一種超強的報恩意識。他們工作不講條件，不計報酬，只講貢獻。上世紀五十年礦山生產工作條件差，井下深處通風不好，氧氣稀薄，他們便赤身裸體不戴口罩打幹鑽搶進度。血氣勇氣加蠻氣，這種不講科學的拼命精神，產生的結果是生產一年比一年好，身體卻一天比一天差。

父親退休時的工資只有四十多元，微薄的退休金卻要養活一家大小七口人，其難度可想而知。生存的嚴峻性，迫使得父親為了解決溫飽，鋌而走險去挑戰生命的極限。父親退休了本應靜養安度餘生，可家庭的責任不允許他安享天年。於是父親拖著病軀，喘著粗氣，堅強地與母親披星戴月，開始了一場墾荒大戰。在我的幼年孩提時，我所見到的父親從早到晚，他幾

乎都在山上山下，幾十塊大小不等，長滿紅薯、玉米、高糧、黃豆等十多種雜糧，和各種蔬菜的坡地勞作。父親用辛勤的汗水潤育了五穀雜糧的生長，也哺育了一代後人的成人。在我破碎的記憶中，父親還做過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大事。六十年代初礦山的冬天異常寒冷，那時礦山取暖用的是木炭。一些外地人專門到離礦山四五裡遠的大山，燒木炭賣給職工家屬，一擔木炭要三五塊錢，家家戶戶一個冬天烤火烤衣被加起來要買幾百斤，算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我們家本來就人口多，工資低，根本無力支出這筆「鉅資」。於是父親作出一個「嚇人」的決定，自己上山燒木炭。燒木炭除了要有一定的技術方法，它還是個苦累活，一窯炭原材料種木就要砍幾千斤。父親是個講話算數，做事認真，吃得苦的人。他打聽到離家五六裡遠的江西一座山上，有一個廢棄的燒炭破窯，便卷起一床被子，領著十三的哥哥去修窯燒炭。半個多月後，炭終於燒出來了，父親雖然累得憔悴不堪，心裡卻充滿如釋重負般的喜悅。我至今也沒弄懂父親是怎麼學會燒木炭這門絕活的，特別是一個三期矽肺病患者，連走路喘氣都困難，他又是

如何在那荆棘叢生，野畜出沒，險象繁生，食不裹腹，舉步艱維的深山裡，去完成砍柴裝窯運送木炭，這一系列健壯人都覺得辛苦的工作的。

父親去世時還沒到五十歲，他在這個世間的一生很短暫，就象一顆流星在天空劃過一道微弱的亮光，便悄無聲息。我只能在無窮的遐想和懷念中，去尋覓父親的足跡，感悟他未知的博大心懷。

轉載自《鄉土文學》



百年順陽河

◎ 郭書宣

她望著順陽河，幡然浮出感悟：「原來童灣人是從順陽河來的，爾後又在順陽河消失。」
——題記

順陽河畔，有一個珍珠般的村莊叫童灣。

老古董了！

那是 1923 年前後，當我讀到伊川鳴皋鎮順陽河畔的童灣，這裡截留下她的一段歷史畫面：那時的順陽河、那時的風聲、那時的雨聲……應該與今天一樣！

1923 年，于我、於你，那麼遙遠。

我最喜歡聽外婆講她的故事，她的背後有一條鏈的故事。

外婆是伊川鳴皋鎮楊灣人。她 18 歲那年嫁給鳴皋街一戶富有的人家。她的花轎早上進了夫家門，下午就發現那個男

人竟是個實憨子。當天剛壓黑她就又逃回娘家。外婆的第一次婚姻結束了。

兩年後，外婆被安排和外爺相親，他是個已婚的男人。外爺長相清秀，學止言談謙遜有禮。那天趴在窗戶裡看他的外婆，早已笑靨如花。這一次她一眼定終身。外爺前妻病亡，留下一個六歲的男孩。外婆和外爺雖說在封建時代裡沒有甜言蜜語，也沒有轟轟烈烈，但彼此信任。外婆著實過了一段風光日子。

日子安安穩穩細水長流，卻抵不過命運的兜轉、盤桓。

1923 年，外爺是童灣五村的聯保長。那年代保長的身份在基層社會中是個耀眼的角色。這期間童灣的張某、孫某、秦某聯合起來爲了爭奪保長一職，在那年的寒冬臘月，邀請外爺一起喝酒。就在當天夜

裡，北風呼呼地響著，順陽河看得清清楚楚，三個人殘忍地將外爺殺死在童灣北寨門的二樓上。

從此，辜家的歲月被推向苦難的邊緣。

外婆上有 80 多歲的公婆，下有我 10 歲的舅父和不满兩歲的母親。還有 16 歲的表舅父。表舅父對我的外爺亦舅亦父，外爺把他當成兒子養。

不到 30 歲的外婆，在人生遇到大事的關鍵時刻，這個外表纖弱的女人，突然女聲換成男聲：「事來了，我來頂！」外婆那堅定的眼神，她的公婆從未見過。

外爺被殺害後，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爲防不測外婆領著一家人住到楊灣她的娘家。家裡只剩下 80 多歲的公婆和他們 16 歲的外孫。

外婆的公婆帶著小外孫，整天在膽戰

心驚的日子裡生活。田裡的農活外婆白天領著娘家人到董灣幹活，到了天黑就回楊灣。

事情並沒到此結束。原來外爺被殺書時，外婆有孕在身，幾個月後外婆在楊灣村外的草庵裡又生了個男孩。外婆天天把乖娃捧在心口窩上，盼著孩兒快快地長。那一次本族一個侄兒結婚，外婆當晚沒回娘家。誰知她把嬌兒哄睡後，到鄰居家僅僅吃頓飯功夫，當外婆回家掀開被窩時，嬌兒離奇的被人掐死在被窩裡。望著眼前的慘景，外婆一下子昏倒地上。當她被婆婆喚醒時，外婆抱著死去的嬌兒，如萬蟻噬骨的鑽心！她一會兒又抱著婆母大哭，一會兒竄到院子裡又抱著那棵梧桐樹嚎啕大哭。

丈夫被殺了，心肝眼被掐死了！

外婆整天整夜地哭。

把肚裡的腸子都哭斷了！

把順陽河都哭得斷流了！

是誰害死了無辜的嬌兒呢？她有太多的疑問，這殺夫之仇滅門之恨，把仇恨一股腦兒又記在張某、秦某、孫某三人的身上。

外婆的眼睛瞪得圓圓的：「我可憐的乖娃啊！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替他們父子報仇！」

報仇，如期而來。

事過三年表舅長成大人。那一次表舅對著外婆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有仇不報非君子，有孽不除非男兒」他拍著自己的胸膛：「姘子，我要替舅父報仇！」

外婆，看著外甥已長成身強力壯的男子漢。狠狠心賣了西水地最好的一塊田，為外甥和娘家侄兒各置辦了一長一短兩杆槍，還配了不少子彈。瞅準時機為董家報仇。

外婆，恨得決絕……

那晚，月黑風高天寒，表舅和楊灣的幾個人，站在張某家的大門外，表舅一手提著盒子槍，一手握著砍刀，兩個大黑眼圈，望著張某家的兩扇大門，大腦飛速運轉著：「奶奶的，看你今晚往哪裡逃！」

怒不可遏的表舅，第一個輕手輕腳地翻到張某家的院子裡，剛好張某的老婆從茅廁系著褲子出來，他一斧頭下去就把那個女的放倒了。

他冷不防蹲在雞窩上，大半夜那雞

「咯咯」地叫了兩聲，再也沒有動靜。也許雞通人性，它們也不敢再叫一聲。

他知道張某身邊總不離兩把手槍，一旦自己的行跡被發現更是無從下手。所以，要儘量拖延張某發現自己的時間，用最短的時間去修復他……

幾個人到齊了一擁而上沖進上房屋。該死的張某還沒反應過來，不由分說就把他拽下床，一槍也沒放一把大刀砍死了他。旗開得勝的幾個人，一鼓作氣又踏進入黑幕裡，快速來到秦某家。秦某只見面前齊刷刷地站著幾個人，刀槍棍棒一樣也不少，怒目而視著他，他一下子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最後，表舅的夥伴用一把殺豬刀，把仇人從後心穿透前心，秦某一命嗚呼。殺孫某才簡單呢，幾個人一起上，活活把孫某掐死在被窩裡。

那天晚上表舅幾個人先後殺死了四個仇人。黎明前，外婆安安穩穩地睡了個囫圇覺。

2023年，順陽河「倒流了！」

春風吹來的時候，董灣有兩家五世冤家的後代結為秦晉之好，村裡還有一個男娃愛上了老冤家的姑娘。

婚姻是世上最難解的題目，而我因興趣而聚焦老童灣的往事。

順陽河，在這百年歷程中，它西一個旋渦東一個旋渦。今天，順陽河有了新的文化內涵，河水也變得服服帖帖。

那天清晨童灣一位 88 歲的董老太太，硬讓小孫女扶著她來到順陽河畔。她望著順陽河，幡然浮出感悟：「原來童灣人是從順陽河來的，爾後又在順陽河消失。」

轉載自「白楊禮贊」公眾號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我一直 不喜歡兩個人

◎ 李澤厚

我是頑固的挺魯派，從初中到今日，始終如此。我最近特別高興讀到一些極不相同的人如吳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顧隨等都從不同方面認同魯迅而不認同周作人、胡適。這些人都是認真的藝術家和學問家，並非左翼作家和激進派，卻都崇尚魯迅，魯迅不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

我崇尚魯迅，覺得他遠超其他作家，包括超過張愛玲、沈從文等，當然也是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無法可比的。魯迅具有他人所沒有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又用自己創造的獨特文體，把思想化作情感迸射出來，確實非同凡響。把張愛玲說成比魯迅更高，實在可笑。藝術鑒賞涉及審美物件諸多因素的把握和綜合性的「判斷」，不能只看文字技巧。張愛玲學《紅樓

夢》的細緻功夫的確不錯，但其境界、精神、美學含量等等，與魯迅相去太遠了。要論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動的整體文學藝術水準卻遠非屠格涅夫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正在於他那種叩問靈魂、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

就以魯迅來說，我也只喜歡他的散文詩《野草》和一部分小說，例如《孤獨者》《在酒樓上》等，年輕時讀了很受震撼。《朝花夕拾》也寫得好，也很喜歡。《肥皂》《離婚》之類就不行。他的雜文有不可否認的文學價值，很厲害。我不喜歡他的《故事新編》，我覺得《故事新編》基本上是失敗的。《鑄劍》是《故事新編》中寫得最好的，可說是唯一成功的。寫作年代也較早，與其他各篇不同。

我不喜歡滑稽戲，包括不喜歡相聲，總之，這也許與我的性格有關，只是個人的審美愛好罷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深刻的作品。魯迅的《孤獨者》之所以震撼我，就是因為深刻，比《傷逝》深刻。

《孤獨者》主人公魏連立那種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大苦悶化作深夜中淒慘的狼嗥，讓人聞之震撼不已，何等孤獨，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長，那是極其熾熱的聲音，卻是非常冷靜的筆墨。兩者相加，才能有這效果。

我並不喜歡魯迅那些太劇烈的東西，那些東西相當尖刻，例如罵梅蘭芳為「梅毒」，男人愛看是因為扮女人，女人愛看是因為男子扮，的確尖刻，但失公允，這只是一例而已。雖然讀起來很過癮，可是沒有久遠意義。魯迅那些超越啟蒙救亡的思

想文字倒是有其長久意義，其人生感悟，是深刻的。魯迅和冰心對人生都有一種真誠的關切，只是關切的形態不同。可惜魯迅被庸人和政客捧壞了。魯迅被抬得那麼高，是在解放後，解放前只有一部分人崇敬他，但不是解放後的捧法。

我不喜歡周作人，特別對現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麼高很反感。魯迅那麼多作品讓我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則沒有一篇。周作人的知識性散文，連學問也談不上，只是「雅趣」而已。我不喜歡周作人，歸根結蒂還是不喜歡他的整體創作境界太舊，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與明末作品相去不遠。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組成的。而思想和情感儘管如何超脫、超越、超絕，仍總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基。人們喜歡把二周（周樹人、周作人）相提並論，我不以為然。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我一直不喜歡兩個人，一是剛剛說過的周作人，還有一個就是郭沫若。一個太消極，一個太積極。我從來就討厭郭沫若和創造社，我從不喜歡大喊大叫的風格，創造社的喊叫既粗魯又空洞。《女神》的喊叫與那個時代的吶喊之聲還和諧，但我還是不喜歡。他那「天

狗」要吞沒一切，要吞沒太陽，吞沒月亮，我覺得太空洞，並不感到如何有力量。我對郭的某些（也只是某些）歷史著作，如《青銅時代》中的一些文章以及某些甲骨考證很喜歡，可以看出他的確很聰明。我不喜歡大喊大叫的作家和作品，但並不等於我就非常喜歡完全不喊不叫的作品。例如周作人，他倒不叫喚，很安靜地品茶和談龍說虎，但我也很不喜歡。

我一直也不大喜歡老舍。老舍多數作品流於油滑，甚至連他的最著名的《駱駝祥子》也不喜歡，看了這部作品，使人心灰意懶。我記得是十幾歲時讀的，和魯迅一比，高下立見。我不否認他的某些成功的作品，《茶館》的前半部相當成功，後面就不行了。但從總體上我不太喜歡。我很早注意到胡風對老舍的批評，胡風一點也不喜歡老舍。我讀魯迅，總是得到力量；讀老舍，效果正相反。也許我這個人不行，總需要有力量的補充自己。

文學界把矛盾的《子夜》這部書捧得那麼高，奇怪。《子夜》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形象表述，它想在書中表達對當時中國社會最新的認識和回答中國社會的出路，然而，認識一旦壓倒情感，文學性就削弱了。

矛盾不滿意冰心，正是不滿意冰心沒有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意識，只關注超越意識形態的「普遍」心靈。可是，如果人類心靈沒有美好的積澱，能有美好的未來嗎？老實說，要看矛盾的作品還是看他的《霜葉紅於二月花》等。我以為《動搖》就比《子夜》好，當然這可能是我的偏見。《子夜》有一些片段很好，但整體不行。

巴金有熱情，當時許多青年走向延安，走上反封建之路，並不是讀了《共產黨宣言》，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但他的作品熱情有餘，美感不足，可以說是缺少藝術形式。

錢鍾書是大學問家，甚至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也無須來者了。他讀了那麼多的書，卻只得了許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當然，這並不是否認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把他捧得像神一樣的，我覺得不可理解。對小說《圍城》也是這樣，我認為小說《圍城》沒什麼了不起的，我真是硬著頭皮看完的。他賣弄英國人的小趣味，不僅不喜歡，還很不舒服，這大概又是我的偏見？！

還有把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和人性現

象，簡化為兩種階級的符號式的人物決一死戰。思想簡單，藝術粗糙。《暴風驟雨》儘管粗糙，還有片段的真實感，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卻連片段的真實感也沒有。但在當時也許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過呂本人卻從不讀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它們。

八十年代的文學很有生氣，很有成就，起點比五四時代和以後高多了。當代作家有點浮躁，急於成功，少有面壁十年、潛心構制、不問風雨如何、只管耕耘不息的精神和氣概。

作家不可太聰明，太聰明可能成不了大作家。太聰明瞭，什麼都想到、想透，想得很周全、精細，對各種事情有太強、太清醒的判斷力，這樣反而會丟掉生活和思想情感中那些感性的、偶然的、獨特的、最生動活潑的東西。

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適應社會，既要作品得名，又要生活得好，有名有利，但這在創作上卻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作家應該按自己的直感、「天性」、情感去創作。

我覺得作家不必讀文學理論，但可以讀點歷史、哲學等，對歷史還是對現實有敏銳和獨特的感受，保持這種感受才有文

學的新鮮。讀文學理論的壞處是創作中會有意無意地用理論去整理感受，使感受的新鮮性、獨特性喪失了。

我希望我們的作家氣魄能更大一些，不必太著眼於發表，不要急功近利，不要遷就一時的政策，不要遷就各種氣候。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是不怕被埋沒的。

原題《關於中國現代諸作家》



懷想老家的雪

◎紅 狼

久居在這個無雪的城市，一到冬天，就想著老家的雪。

蟄居在大山深處的老家，前面有河，背後是山，左右兩邊還是山。山上生長著茂密的樹林，房舍和田地皆被群山環抱著。

在還沒有通公路和通電的年月，這個山村雖然遠離城市，遠離現代化，但人們與世無爭，無憂無慮地過著農耕生活。現在想來，我的老家在那時候也該算得上世外桃源了。特別是在大雪紛紛的冬天，整個山村就顯得格外靜美與和諧，猶如一個童話世界。

山村的雪大多是晚上在人們毫不覺察的時候無聲無息地下起來的。第二天早上，人們起床後才發現，一夜之間，整個山村就變了個樣，茫茫的一片白，只有河流與溝壑顯現出幾條黑色的痕跡，完全就是一

個粉妝玉砌的境地。一眼望去，白的山，白的樹，白的田野，白的房屋，就連蒼翠碧綠的松柏和家門前的水杉都披上了銀裝，顯得風姿綽約；山上所有的樹木，也都裹上了一層厚厚的狀如棉花和泡沫的積雪，比千樹萬樹的梨花盛開更為壯觀。

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雪，使往日較為喧騰繁忙的山村早晨，一下子變得安靜起來。原來的幾棵草樹，現在成了身體高大、體態臃腫的雪人，靜靜地呆立村口；田野裡，有野狗旁若無人地蹣起一隻後腿在撒尿，接著便埋著頭匆匆地跑開了；早起的人家，房頂上開始冒出了炊煙；村子附近，有人擔著水桶正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雪地上，身後留下了一串很明顯的腳印。這種安靜不久將會被打破。先是一「囉一囉一囉」的喚狗聲，和幾隻狗的應叫聲伴著脆響的鈴鐺

聲由遠及近地傳過來，接著便看見一兩個人背著獵槍出現在不遠處的山道口，身後跟著一群脖子上帶著鈴鐺的狗。一看便知道是去打獵的。因為每到冬季，特別是大雪後，附近喜歡打獵的村民都愛上山去打獵——在雪地上很容易發現出來覓食的獵物的蹤跡，獵人只需跟著獵物的腳蹄子印就能找到它們的藏身之處。

這樣的雪，在大山裡一般都要連續下一兩天，大多是早上停，下午黃昏的時候又開始下。雪中的山村顯得特別休閒，家家戶戶都關著門在家裡烤火，少有人出門。女人們大都圍著炭火，坐在窗前，借助雪映的亮光，做起了平常因忙於農活而擱置起來的手工活兒；男人們則在家搗拾起農具來；讀過一些古書的老夫子，這時候也坐在火塘邊，手裡捧一本發黃的線裝書，

鼻樑上架著一副老花鏡，對著正上小學的孫子，搖頭晃腦地「之乎也者」起來。

地上的雪還沒有化，到傍晚的時候天空中又飄起了雪花。院壩裡有「哧吃、哧吃」的腳步聲響起，主人正想著來者是誰，門前就響起了蹣跚和敲門的聲音。主人不能怠慢，馬上開門迎客，並熱情地邀請來客就著火塘坐下，同時，女主人會殷勤地用帕子幫客人拍去身上的雪。有客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時候，一家人皆為客人而忙乎。為客人先裝上一鍋旱煙，再沏上一杯釀茶，接下來便噓寒問暖地拉起家常來，或以雪為主題談論來年莊稼的收成。

在下雪天招待客人，最合適的莫過於家常火鍋。主人只需把火塘上掛著的臘肉割一塊下來，再到屋後雪地里拔一叢被雪掩蓋的白菜，一會兒工夫就好了。掌燈時分，火鍋裡「撲撲」地蒸騰著熱氣，屋內瀰漫著誘人的香味。主人再拿出平常準備的包穀酒，加上生薑和陳皮，用瓦罐盛著在火上煨熟，然後與客人圍著火鍋邊飲邊聊。大家都毫無拘束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尋找共同的話題，一起回憶過去，憧憬未來。

這一頓晚飯吃了多久，大家都沒有在

意，只覺得火鍋吃得很有滋味，酒喝得很盡興，話也談得很投機，全然忘卻了時間。時間就在主客融洽的話語中、在純綿甘冽的酒碗裡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飯後，火塘裡柴火燒得旺旺的，火光映著牆壁，映紅了每張醉意朦朧的臉。

此時，夜已深，整個村莊早已進入了夢鄉，卻還有人在火塘邊咻咻不止地夜話。房屋周圍顯得格外的靜，幾乎聽不見什麼聲音，只有雪花在悄無聲息地飄灑。屋內喃喃的夢囈，火塘邊妮妮的絮語，及聞外雪花飄落的「簌簌」聲，都是那麼輕，那麼和諧，既是大自然在冬夜裡的天籟之音，又像大地在沉睡時發出的均勻鼾聲……

只有山村的冬夜才有這份安寧。只有山村的雪才會讓人們平靜地享受生活，才會掩蓋塵世的世俗與虛偽，才會讓人活得真實。也只有山村的雪才會讓天地間乾淨起來，聖潔起來。難怪，古時候許多賢臣要告老還鄉，難怪介子推不願進宮受賞，難怪陶淵明要「采菊東籬下」。

難怪每年冬天我都想著老家的雪。

轉載自「文學鄉土」公眾號



曆史的變量：人類文明進程中的瘟疫

◎劉潔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的曆史即其疾病的曆史」。疾病，特別是具有傳染性的瘟疫，始終與人類如影隨行。毫無疑問，在人類曆史進程中瘟疫首要的角色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很多時候其破壞性遠超其他類型的自然災害甚至戰爭。同時，瘟疫時常作為關鍵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民族的發展進程，成為人類曆史進程的改變者。此外，人類對瘟疫的反思及行動，也促使瘟疫成為人類文明的間接推動者。縱觀人類曆史，瘟疫始終作為不可忽視的「曆史變量」而存在。

一、作為人類文明破壞者的瘟疫

公元前一千多年，古埃及就曾爆發疫症大流行。世界上死亡10萬人以上瘟疫共發生了46次，其中致千萬人死亡的瘟疫

就有6次。

公元15年，羅馬帝國爆發長達15年的「安東尼瘟疫」，造成約350萬到700萬人死亡，占帝國總人口的10%-20%。公元54年，東羅馬帝國爆發「查士丁尼鼠疫」，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時期有近一半的人口因疫死亡。

從公元1347年開始，歐洲在黑死病的襲擊下勞動力銳減。當時牛津大學學生近2/3死亡，整個歐洲大約有2500萬人死亡，占總人口的10%，嚴重地區達20%，勞動力減少了25%。

公元1518年，西班牙遠征軍將天花帶入美洲大陸，「新大陸」阿茲特克帝國的居民人口因染疫由2500萬-3000萬減到50年後的300萬。

公元1789年，澳洲土著經歷了重大天

花流行，這場瘟疫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土著人50%的人口銳減。

19世紀中葉，霍亂傳到英國，並隨著穆斯林信眾的朝聖活動廣為傳播。霍亂造成英國數十萬人死亡。印度更有超過2500萬人死于霍亂。

中國古代文獻對眾多疫災有著詳實的記錄。遠古時代，已有神農氏「嘗百草」治萬民等傳說。甲骨蔔辭中「貞其有疾」「貞亡其疾」「王不疫？」「疾疫，其延？」等文字，記錄了商代巫師在向天蔔問疾疫的曆史。學者宋鎮豪發凡辭例，揭知甲骨文中記載有53種疾患。

東漢時期，持續不斷的瘟疫造成了劇烈的社會動蕩。張仲景《傷寒論》回憶：「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瘟疫爆

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全國人口為5650萬，在經歷了持續大規模瘟疫後，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國人口僅存1600余萬，百余年間全國人口銳減了34%。

魏晉南北朝362年間，至少有26年發生過疫災，平均4.76年發生一次疫災。在魏晉時期的「鹹甯大疫」中，「洛陽死者大半」。

1232年蒙古戰爭之際，金朝都城汴京大疫。《金史》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明代疫災頻發，明王朝227年中疫病流行的年份達128年，發生疫病約180多次。明末崇禎年間，明朝多地爆發瘟疫。「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曹樹基推測明清易代之際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了至少500萬人以上之傷亡。

清代曆經的267年中，疫病年份218個，其災疫頻度為81.6%。天花、鼠疫、霍亂輪番頻繁發生。清代後期，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爆發的大流行瘟疫僅江南一帶就

有數百萬人罹難。蘇、浙、皖三省在戰爭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總數的30%，死于霍亂的占70%。

一、作為曆史進程改變者的瘟疫

在世界曆史上，瘟疫作為關鍵因素，不斷引發時局大變甚至人類曆史進程：如雅典的衰敗、羅馬帝國的分裂毀滅、歐洲對美洲的征服、歐洲「文藝復興」的發生等。

瘟疫直接導致鼎盛時期的雅典迅速衰敗。公元前5世紀初，雅典處於鼎盛時期，特別是從公元前462開始，在伯裏克利的開明統治下更加強大。公元前430年，一場瘟疫席卷雅典帝國。「人民完全為病痛所困倒」「垂死者的身體互相堆積起來，半死的人在街上到處打滾」「由于瘟疫的緣故，雅典開始有了空前違法亂紀的情況」。此時，伯裏克利正領導雅典與斯巴達爭奪地中海霸權，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26年，伯裏克利死于瘟疫，伯羅奔尼撒戰爭被迫延長，最終雅典在公元前404年戰敗。

羅馬帝國的覆滅與瘟疫密切相關。公元165年的「安東尼瘟疫」削弱了羅馬的中央權威。公元250年，出現了改變了西

歐曆史進程的「西普裏安大瘟疫」，「在以後的300年間……類似的瘟疫一再出現。」「安東尼瘟疫時，帝國的支撐結構有所磨損但沒有分崩離析……西普裏安瘟疫出現的時候……帝國的核心力量無法繼續支撐下去了……世界立即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公元529年爆發「查士丁尼鼠疫」，摧毀了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時期近一半的人口。「鼠疫的衝擊使查士丁尼重新統一舊帝國的夢想陷入困境和頹敗……瘟疫和氣候變化結合在一起，耗盡了帝國的氣力。」東羅馬帝國長期低迷，直至走向末日。

「黑死病」是歐洲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347年開始，歐洲在黑死病的襲擊下勞動力銳減，百業凋敝，不久便出現全歐洲範圍的經濟大滑坡。天主教會的統治地位也由于社會人口大死亡、經濟大蕭條走向沒落。原因在于黑死病的肆虐下，人們對理性神學的堅信動搖，更多的人轉向神秘主義和享樂主義等命定觀念。黑死病的無情蹂躪使得信眾們開始疑問神的公平和恩賜的分配，這也為反教權主義思想的普及鋪平了道路，為16世紀馬丁·路德的教會改革創造了契機。尤其是「教會未

能滿足上帝，無法平息瘟疫所導致的挫敗與沮喪」，這進一步削弱了教會的威信。瘟疫最終推動了歐洲從中世紀向早期現代社會的轉變。歐洲因新的秩序、新的政治、新的人文重新走上世界舞台。「它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系，帶來新時代的曙光」「歐洲逐漸從崩潰的邊緣恢復，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復興」。

16世紀在中南美洲爆發的天花，使得歐洲殖民者征服了遼闊的大陸。1580年西班牙遠征軍將天花帶入美洲大陸，由於「新大陸」阿茲特克帝國的居民從未感染過烈性病毒，因此人口從2500萬-3000萬衰減到50年後約300萬。阿茲特克帝國即使有50倍於西班牙的軍隊數量，最終還是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威廉麥克尼爾認為，西班牙殖民者攜帶的病菌對毀滅阿茲特克種族的作用更大。此外，印加帝國也因天花病毒而毀滅。

1812年，受多種疾病影響的拿破侖帶領法軍攻莫斯科，因斑疹傷寒損失嚴重導致敗退，最終法蘭西帝國瓦解，對歐洲未來產生重要影響。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普魯士軍隊通過種痘抵禦天花，而受天花侵擾的法軍戰力嚴重削弱，最終導致

法蘭西第二帝國失敗，普魯士王國完成德意志統一。

1918年肇始於美國的「西班牙大流感」加速了一戰的收尾。「西班牙流感」致使全球近六成人口受感染，死亡人數可能高達一億。大大超過一戰的千萬人生命損失，導致兵源短缺，加速了一戰結束。有研究者指出，大流感一年內的死亡人數超過中世紀黑死病一個世紀的死亡總數，24周內的死亡人數也超過艾滋病24年的總死亡人數。從另一個角度看，此次疫情也對現代醫學框架和理念的形產生了深遠影響。

回顧世界範圍內瘟疫對政治、經濟、軍事等諸方面的影響，我們得以將瘟疫在歷史中的角色「還置于更為合理的地位上」。即瘟疫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也是歷史進程的改變者。縱觀中國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歷史上眾多政權的興衰同樣受這一規律的影響。有時候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只是承平之時我們常常忽視了這一規律的威力。從某種意義上講，瘟疫對於國家的存亡、民族的興衰關係重大，有時甚至成為決定性因素。

西漢高後七年（公元前181年），漢軍因「濕疫」未能平定割據政權南越國。建

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因先前的「濕疫」放棄加兵閩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呂嘉之亂爆發，漢武帝再征南越。伏波將軍路博德吸取了前次深受「濕疫」影響的教訓，「樓船十萬師」放棄了翻越五嶺而改行水路，終於在第二年結束了南越國的割據政權。

東漢時期，持續不斷的瘟疫造成了劇烈的社會動蕩。「赤壁之戰」是三國時期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場戰役，曹軍在戰役中接連敗退的重要原因是瘟疫。《三國志》載「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曹軍敗退。」曹軍敗退之後，孫劉聯軍乘勝追擊至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由此曹操感歎：「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行軍元帥楊諒率30萬水陸大軍攻伐高麗，隋軍因瘟疫崩潰。「九月己醜，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隋炀帝攻流求，「蒙犯瘴房，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大業八年（612），隋炀帝禦駕親征高句麗，軍隊染疫大敗而歸。「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

疾，山東尤甚。」

蒙元政權南下的過程中遭遇了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釣魚台主將王堅率軍民頑強苦戰，圍攻釣魚台的蒙軍中爆發瘟疫，被迫撤軍。《元史史天澤傳》載：「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蒙古王蒙哥也死于這場瘟疫。其死引發忽必烈與阿裏不哥的爭位，加速了蒙古帝國的分裂，影響了歐洲、北非、西亞、中亞的曆史進程。

瘟疫也極大地影響大明王朝的國運。「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除民衆傷亡慘重外，士卒也皆染疫病，防備力量不足。「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選去，出征登陣，僅存羸弱兵五六萬，內闖數千人，守陣不充。」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占的北京城實際上是一座不攻自破的「疫城」。

清代前期，滿人在入主中原前為對抗天花病毒采取了諸多措施。一方面，滿族將天花納入軍事計劃，未免疫者不參戰，精銳將領都是已免疫者。另一方面，清朝施行強制隔離政策：「凡民間出痘者，即令驅逐城外四十裏。」順治帝因天花去世後，玄烨因對天花免疫而繼位。對天花的應對

策略塑造了滿族的軍政政策，奠定了滿族長達280年的統治基礎。

學者龔勝生指出，疫災是影響社會發展和曆史進程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當大規模疫情發生後，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衝擊國家的統治根基，甚至直接影響統治者的決策，左右政局。

三、作為人類文明間接推動者的瘟疫

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每一次大型瘟疫的爆發，都會給社會帶來深深的震動和衝擊。然而，在這深重的苦難和痛苦中，人類的生命力得到了更深的錘煉和提升。大規模的瘟疫，既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威脅，也是對人類生存智慧的考驗。疫情的衝擊，讓人們從生活的沈悶和困頓中覺醒，從對死亡和生命的思考中得到更深的認識，從對未來的憧憬和追求中找到新的出路。在這個意義上，瘟疫既是曆史的「厄運」，也是曆史的「覺醒者」，間接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一）疫情間接催化歐洲「文藝復興」

人類在與瘟疫作鬥爭的同時，不僅積累了與瘟疫抗爭的最初經驗，而且也促使了自身意識的覺醒。現代德國哲學家施太

格繆勒說：「死亡是作為把人引導到生命的最高峰，並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義的東西而出現的」。14世紀中葉，「黑死病」橫掃整個歐洲，導致歐洲人口急劇下降，但黑死病也成為「文藝復興」發生的間接推動者。

瘟疫之恐引發人們深度反思，催生「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的價值與主體地位，追求生活幸福，提倡自由，反對神學迷信，視人為生活主宰。例如彼特拉克是的十四行詩突破了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神學思想，贊美愛情和生活的美好，使詩歌更貼近真實，「十四行詩」在文藝復興期間被廣泛模仿。威爾·杜蘭評價說：「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個人文主義者，第一個作家，以簡潔有力的文辭來表示人類有權去關心他自己的生活的，去享受和爭辯生活的完美，去勞動以便有功于後代子孫。他是文藝復興之父。」薄伽丘的《十日談》大膽書寫瘟疫及其隱喻壓力之下有尊嚴地活著，才是人之生命價值所在，享受生命是人生真諦。瘟疫之下，詩人們創作詩歌關注生命的短暫，如鄧恩的「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對於生命的有限性更加關注。

同時，當教會的傳統思想無法阻止疾病的蔓延時，一些醫生開始獨立尋找治療方案。儘管這些嘗試可能效果有限，但它們代表了一種新的理性思維方式，也即：通過理性的探索和科學的方法來拯救自身，而非完全依賴上帝的救贖。這種主動積極的思維模式的出現和傳播預示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從神的主宰中解脫出來，重塑人的主體地位的思想趨勢。

（二）瘟疫推動現代醫學進步

黑死病促進了醫學的轉向和發展。在14世紀，黑死病促使科學家深入研究人體、疾病和藥物，給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領域帶來了深遠影響。此前，中世紀的道德與宗教因素限制了科學性人體研究的進行。但到了1380年，因黑死病疫情，死者需要通過解剖檢查淋巴結腫大的情況來確定是否患病。包括1410年教皇亞歷山大五世的屍體在內也遭了解剖。哥特弗雷德對此有深刻見解，他認為黑死病的毀滅性影響，打破了醫學領域的傳統等級結構。原本是科班出身，主要研究理論、對實際治療經驗較少的內科醫生，其地位和影響力在瘟疫的衝擊下有所下降。相對，那些在病人床邊親自實施救治的外科醫生，

他們的地位和影響力開始逐漸上升。這一變革不僅在醫學界內部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引發了社會對醫療專業的重新認識。在黑死病肆虐後的半個世紀，法國的醫學從業者數量大幅度增長，即使考慮到人口的災難性減少，這個數量仍然遠超於災難發生之前的水平。這表明，儘管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風險，但更多的人選擇投身於醫療事業，盡自己所能去對抗疾病，保護人類的生命健康。穆萊特認為，中世紀的黑死病推動了政府開始採取公共醫療行動，也標示出了國家層面健康理念的誕生。

瘟疫讓人們意識到衛生狀況對疾病傳播的關鍵性，引發了對公共衛生體系重要性的反思和實踐。19世紀末，歐洲在對抗霍亂的過程中對飲水和下水道系統進行改造，改變了城市死亡率高於出生率的現象。1892年漢堡瘟疫大流行中，漢堡市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不僅有效地消除了瘟疫，而且促進了海港衛生檢疫事業的改革和城市公共衛生的發展。

瘟疫的大規模爆發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即如何有效地記錄和分析疫情數據。這個挑戰實際上提出了對統計學發展的新需求。在處理衛生危機的過程中，準確和

詳盡的統計數據是無比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疫情的傳播規律，預測未來的趨勢，以及有效地制定和調整防控策略。1832年的霍亂疫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的英國由於醫療統計學數據的匱乏，加之對霍亂病因的科學認識不足，因此在防控霍亂的過程中面臨了極大的困難。缺乏有效的統計數據，使得醫療專業人士難以了解疫情的實時變化和傳播途徑，也難以對疫情進行準確的預測和評估。1854年，倫敦第四次遭受霍亂，英國醫生約翰斯諾和牧師亨利懷特黑德巧妙地運用空間統計學，找出了霍亂爆發源頭是由寬街水泵導致的城市飲水污染。此事促使倫敦決定改善公共衛生設備，建立起大型供水網，催生了整個歐洲的公共衛生運動，為現代城市公共衛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瘟疫研究推動了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進步。19世紀末，路易·巴斯德和羅伯特科赫的研究揭示了微生物是疾病的引發者，此為現代醫學的基石。他們在病態的生物體內找到了大量的細菌微生物，例如家禽霍亂桿菌、結核桿菌、霍亂弧菌等，提高了對這些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的效率。1891年，德國醫學家米庫裏茲創制的消毒

紗布口罩，被視為首款現代醫用口罩。

瘟疫對醫學界的衝擊不僅在於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方式，還在於對疫苗研發的深入探索。如「天花病毒」的應用。這種最早的疫苗開創了一種全新的防疫策略，即通過接種經過處理的「天花病毒」，使人體產生微弱的反應，從而獲得持久的免疫力。在18世紀初，被稱為「天花接種」的技術被引進英格蘭，顯著提高了人們的生存率。這種接種疫苗的方法在科學上的合理性和實際效果的顯著性，使得它迅速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得到了推廣。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喬治華盛頓將軍下令所有士兵都必須進行天花接種，以防備英國軍隊可能進行的生物戰。這是歷史上首次在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採用接種疫苗的防疫措施。

（二）瘟疫推動公共衛生立法

瘟疫爆發使人們意識到必須有規定來維護公共衛生和防止疾病傳播，這種需求催生了一系列的公共衛生法。羅馬的共和晚期和帝制初期，得益於良好的公共衛生設施和相關法規，羅馬成功實現了25年無瘟疫的紀錄。其衛生立法有水道立法、浴場立法、下水道立法、工廠排汙立法、殮葬衛生立法以及醫療衛生立法等。又如，

北宋時期開封人口激增，人員流動頻繁，瘟疫頻發。基於此，北宋建構了較完善的瘟疫治理制度，建立以翰林醫官院為核心、中央多級機構參與的防控瘟疫管理體系。此外，北宋政府還構建起了預警預防制度、診療制度、穩定制度等，對治理瘟疫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結語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中國互聯網上傳播著一句被稱為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曆史中得到任何教訓」。實際上，黑格爾的原話為：「經驗和曆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曆史方面學到什麼，也沒有依據曆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盡管表述有所區別，但兩句話的主旨卻相同，即人類不會從曆史中汲取教訓。

恩格斯則對曆史災難採取了樂觀立場。他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然而，回顧瘟疫的曆史，我們發現並非每一次災難都「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一些民族或文明面對瘟疫的衝擊陷入頹勢甚至徹底消逝，災難在這些慘痛的案例中

作為人類文明的破壞者，讓人心生畏懼。

然而，我們也發現，瘟疫有時也會成為文明的催化劑，直接或間接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有時甚至會成為關鍵因素，改變著國家、民族的發展軌跡乃至世界文明的格局。

因此，瘟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更多地不是取決於哲學家的判斷，而是取決於人們的反思和行動。2023年5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歷經3年多的全球疫情已造成超過76億的累計確診病例和超過98萬的死亡病例。新冠病毒等各類疫情仍在全球各個角落潛伏，時刻可能以顯在或隱匿的方式對人類發起攻擊。瘟疫不是人類的「好夥伴」，但它作為曆史的變量，永遠「追隨」著我們。一個偉大的民族善於從災難中學習。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團結協作、科學應對，是我們駕馭瘟疫這一曆史變量的不變之策。

（作者：武漢商學院外國語學院教師）